

新 中 學 文 庫  
梅 立 克 小 說 集

陳 西 滢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現代文藝叢書

梅立克小說集

梅立克著  
陳西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二版

◆(84043.1)

現代文藝叢書  
梅立克小說集一冊

定價 國幣 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Leonard Merrick

譯述者 陳西澧

發行者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 譯者序

也不記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一天偶然在一個雜誌上看到轉載的一篇小說，題目是「粉紅衣服的洋娃娃」，作者是梅立克（Leonard Merrick）。這雖是譯者第一次遇見梅立克的名字，卻也不是輕易忘懷的。以後爲了要多讀些他那種輕靈婉約的作品，曾經到英國幾個圖書館去詢問過，可是那時知道他的人太少了，在圖書館一時找不到他的書，只索得罷了。

一九一八年忽然發行了一部梅立克全集，每一本都有一個英美有名的文人，如

Sir James M. Barrie, Granville Barker, W. D. Howells, H. G. Wells, G.

K. Chesterton 等的序言。他們另有宣言說，梅立克的作品，他們一向是愛讀的，可是不懂得爲什麼一般的讀者，很少人知道他，所以聯名的來介紹。有了這樣的鼓吹揄揚，梅立克的名字，一時引起了文壇的注意，他的作品大約也多賣掉了多少部，可是梅立克似乎始終沒有成爲很流行的作家。

一個作家的流行不流行，大約常常只不過是幸與不幸的問題吧。梅立克的不受一般讀者的歡迎，固然可以說是不幸，然而我們以爲也不是找不出原因來。他的思想並不艱深，文筆非常流麗，每個故事都結構整嚴，趣味橫溢，這似乎可以使他成一個流行的作家了，可是他的題材差不多只限於文人，畫家，及戲子，背景常常在巴黎，卻又從不描寫黑幕內的怪現狀，以滿足一般低級趣味讀者的好奇心，只是用精巧的文筆，作輕淡的描寫，也無怪他不能有普遍的號召了。

從上面的幾句話，讀者可以知道梅立克既不是什麼第一流的文豪，也不是風行一時的小說家，他的作品既不代表什麼潮流和運動，也不討論什麼深刻的問題了。譯者只

是在讀他的作品時，得到過不少的愉快，因此想起，國內不見得沒有同樣趣味的人，所以隨時翻譯了幾篇，介紹一下。無論如何，這翻譯的工作卻也是很愉快的。

梅立克固然只是一個小名家，Sir James Barrie 那樣的文豪卻稱他爲「我們小說家的小說家。」他的意思是說，梅立克在小說的技術方面，是一個巧妙的師匠，許多小說家都可以從他的作品裏得到些教訓或暗示吧。他的結構和描寫，在短篇小說裏更容易見長。這集所譯的，只不過八篇，可是沒有一篇不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我們讀他的作品時，最容易覺察到的，便是每篇的結果，常常出乎讀者的意外，可是這種翻案或轉折，並不是故作驚人之筆的突變，而來得非常的自然。要是回頭細看一遍，這出人意外的結束，在開篇第一字已經埋伏了下來，一路寫去，愈接愈緊，那出人意外的轉折反成了最自然的，萬不能免的結束了。我們又可以看見，他是一字不浪費的；有時好像他在瑣屑的地方，很用些力氣，可是小處幾筆逼真的描寫，卻正可以給讀者一個整個真實的印象，正是他藝術的巧妙處。

至於梅立克的歷史，譯者可以說一點都不知道。這是在一本參考書上找到的。他本名 Leonard Miller，梅立克是他舞臺上的名字。一八六四年生於倫敦。曾經學過法律，因父親商業失敗中廢。在南非洲的金剛鑽和律師辦事處服過務。做過舞臺上的演員，也當過舞臺的經理。常常住在巴黎。他的作品，幾乎從不超出他自己經驗的範圍，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 目錄

粉紅衣服的洋娃娃·····	一
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	三三
神話裏的王子·····	五二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	七八
巴黎的判決·····	九六
這個故事可不成·····	一一四
元旦日的晚餐·····	一二九
拿龍先生的外遇·····	一五二



## 粉紅衣服的洋娃娃

這個可笑的东西坐在我稿紙的中間，我怎樣能編我的第四幕戲呢？什麼東西？一個穿粉紅衣服的洋娃娃——一個靈巧的，能走道，說話，唱幾句曲子的洋娃娃。它的價錢可真不小！爲什麼一個年老的戲劇家放一個洋娃娃在他的書棹上呢？我並沒有放在那裏。一點鐘前大馬路上的一個鋪子把它裝好了匣子送到我家，我從包裹裏取了出來，重新賞鑒一回它的能耐——它又叫我想起了女人是些古怪的東西。

是的，女人是古怪的，這個玩意兒尤其叫我想起一個女人來：那個女人請我，求我幫助她，到了她引起了我不十二分的注意的時候——別管那洋娃娃；這就是那件事的原原

本本的經過。

那時候全巴黎的人都去看我的戲，那時候「保羅特梵玲」是一個了不得的名字。時髦的東西是要變的。現在我也不大時興了；年輕的人搶到前面去了。那時候的舞臺上，我還是獨一無二的大師。

聽我說！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凭倚在書房的窗口，嗅那丁香花的香氣，我的書記麥西門進來說道：

「羅倫豔小姐問您，她能不能見您，先生。」

「誰是羅倫豔小姐？」我問。

「她是一個女戲子，要找一個位置，先生。」

「對不起得很，我實在沒有空。叫他寫信吧。」

「這位小姐已經寫過千把回信了。」他說，一面往外走。「羅倫豔是我們字紙簍的最有恆心的投稿人。」

「那麼同她說，我很抱歉我不能幫她的忙。老天爺！難道我除了會見無名小卒之外就沒有別的事做了麼？說起來，你爲什麼爲了她來麻煩我？爲什麼當這不平常的差使？想她長的好看吧，唉？」

「是的，先生。」

「年紀又輕，唉？」

「是的，先生。」

我遲疑了。讓我們說我的同情心引起了。也許那丁香花是負責任的——丁香花和一個好看女子，在我看來，是一種天然的配合，好像咖啡和一枝煙。『叫她進來吧。』我說。

我坐在棹子前，手裏拿起一枝筆來。

「梵玲先生……」她胆怯的立停在門口。

麥西門是個傻瓜，她並不『好看』；要是你不說她難看，就得說她美。在我看來，她是

美的，要是她不是一個來麻煩我幫她忙的女戲子，我可以預料到一刻鐘有趣味的會話。  
『我只能同你談幾句話，小姐，』我說，搖動着手中的白紙。

『您容許我這一點，已經是極大的恩惠了。』

她的聲音我聽了也喜歡。『請坐。』我比較和婉些的說。

『先生，我來求您幫我一些兒忙。因為沒人提拔我一下，我的心都一片一片的碎在這職業裏了。您能不能慷慨的幫我一幫，給我一個機會？』

『羅……羅倫小姐，』我說，『你的困難，我非常同情，而且完全了解，可是我不能給你什麼位置——我並不是舞臺經理。』

她無可奈何的笑了一笑。『您是梵玲，只要您一句話就成就了我了！』

我在那裏猜她有多少歲數了。大約二十八歲，我想，但是有時她又好像年輕得多，時又年老得多。

『你把我的力量看得太大了——像所有我答應會見的藝術家一樣。幾百個人會

經坐在那張椅子裏說我能夠成就他們。那都是些費話。別不講理。我不能「成就」誰。」

「您可以給我一個巴黎舞臺上角色做。您雖然不是經理，可是您舉薦的人，那一個經理不捨着雇。喔，我知道好幾百人求過您，我知道我只是一羣人中的一個，可是，先生，想一想這於我的關係有多大！要是沒人幫助我，我就是永遠敲那巴黎舞臺的門也進不去；我只能永遠的寫信給經理也得不到回信。要是沒人幫助我，我只能在外省消磨那無聊的歲月，直到我年紀老了，精力衰了，沒有用了的時候！」

她的誠懇打動了我的心。這些話我聽過了不知多少次，實在聽膩了，可是這個女人的誠懇打動了我的心。要是那時有什麼小角色用得着人串，我一定叫她試一試。

我說：『我是戲劇家，我完全了解一個女戲子的種種困難：你是女戲子，就不知道戲劇家的困難了。現在我的戲都不在練習扮演的時期，因此我自己不能安插你；我又不好寫信給一個經理或一個同行著作家，勸他用一位女士去扮什麼角色，就是頂沒緊要的也不成，因為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她有什麼能耐。』

「我要求扮演的不是不重要角色。」她溫和的回答。

「唉？」

「我擅長的是扮演主要角色。」

我望着她沒有血色的臉，話都說不出來了；她那回答的狂妄使我喘不出氣。

「你發了瘋了，」我說，站起來。

「我的話使您那樣想嗎，先生？」

「瘋了瘋了！你一面傷心自己在梯子的頂低一級，一面你又立下條件，要我一下就把你提到了頂上去。要是你沒有發瘋，你就是一個素人。」

她也站起來了——似乎除了動身沒有話可說了。忽然全身露出一種失望到什麼都不管的神情來，她笑了一笑。

「對了，我是一個素人！」她熱烈的回答。「我來告訴您我是怎樣的一種素人，梵玲先生！我六歲的時候，我已經在遊行劇團學習我的事業了——是的，有幸福的孩子們正

在育兒室裏玩着的時候，我已經一路在舞臺上做戲。我還是一個十五歲的蠢東西的時候，我已經得做主角，一星期得扮半打不同的角色，要是演得不精彩，就得挨鞭打。我做過明星們不說話的配角，不是爲了要掙幾個法郎，因爲那時我的薪水已經多些了，只是爲了可以就近的看察，長進自己的方法。我曾經幾點鐘一次的立在雨裏，在衣帽鋪的門外，只爲了要看貴婦人怎樣的下車，怎樣的同她的聽差說話，要是我學到了些貴族的腔調，我就上了天，雖然我的腳立得酸痛，我的破衣服被雨打的溼透了。我演過好女人和壞女人，叫化子和女皇，處女和老虔婆。我生在舞臺上，長在舞臺上，在舞臺受了磨難，在舞臺上挨了餓。舞臺是我的生命，我的命運。』她哭了。『這就是一個「素人」！』

現在我不能讓她走。她引起了我很深的注意；我不期然而然的相信她的話。我踱來踱去的思量着。

『再坐一會兒。』我說。『我答應你這個：我親自到外省去看你演戲。下一次你在什麼時候上臺？』

「目下我沒有戲。」

「哼！好吧！下一次上臺的時候，你通知我吧。」

「那時您已經忘記了我了，」她懇切的求告，「也許您的興趣已經消滅了，也許命運不讓您來。」

「幹麼說這話？」

「我心中有這樣的感覺。您得現在幫我，要不然就永不能幫我了——我的機會就在今天。先生，我求您——」

「今天我可沒有法想，因為我沒有見您演過戲。」

「我可以背些戲文給您聽。」

「咄！」

「我可以扮演給您看，試一試好了。」

「要是你弄得稀糟怎辦呢？我要是努力的薦你進去，得那樣的一個下場，豈不去臉！」



一個聽差打斷了我們的話，他說我的老朋友拉法定在樓下。這時候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同羅倫女士說，我們的會話不能繼續了，她苦苦的求我容許她等一會，等客人走後再同我說幾句話，我答應了她。幹什麼？我能說的話我都說過了，而且已經大大的超過了我打算說的話了。也許她給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自己也沒有料到；也許完全出於憐惜，因為她非常的相信，要是我這時叫他走了，將來她不會再見到我了，我叫人領她到對面一間屋子去了，我在書房裏接見拉法定將軍。

自從他退伍之後，拉法定將軍就住在他鄉間的別墅，我們也不常見面了。可是我們從前在一個學校裏讀書；我在他的軍隊裏服務過兵役；我們倆有一時期是常在一塊兒的伴侶。他來了我很高興。

「你好啊，老朋友？我不知道你到巴黎來了。」

「我不過來了二十四點鐘，」他說。「我找到了第一個空就來看你。請你老實說，我不是打攪你的事。我同你的底下人說的，要是你正在工作，叫他不用通報。不要客氣；要

是我來得不巧，說就是了！」

「你來得正好，」我說。「把你的帽子放下來，請坐。有什麼新聞？喬治好不好？」

喬治是他的兒子拉法定大尉，是一個相貌英俊，頭腦伶俐的軍官，人家都說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喬治很好，」他有些吞吞吐吐的說。「他今晚同我一塊兒吃飯。我要你也去，要是你能够的話，你有空嗎？」

「今晚成；我樂意極了。」

「這也是我來看你的一個原因——請你同我們一塊兒吃飯。」他又看了我的書桌。「你是不是真的不忙着去做你的那個？」

「抽一枝雪茄吧。不要做傻瓜了。你現在怎樣好。你到巴黎來有什麼公幹？」

「我來看看喬治，」他說。「老實告訴你，老朋友，我心裏委實有些着急。」

「不是爲了喬治吧？」我驚奇的問。

他道：『是爲了喬治。』

『真的嗎？我聽了真不好受。』

『是的。我要同你談談這件事。你也許可以給我一個法子。喬治——我一向對他有極大希望的孩子。』——他那粗重的聲音發顫了——『看中了一個女戲子了。』

『喬治麼？』

『你說這該怎麼辦？』

『你確實知道這是真的麼？』

『真的？他並不瞞人。那還不算。這傻子還一定要娶她呢！』

『喬治要娶一個女戲子？』

『對了！』

『老朋友！』我有些說不上來了。

『你說怪不怪？』一個人總以爲他懂得他的兒子的性格了，唉？忽然有一天，一個孩子——

「一個孩子麼？一個大人了！喬治快有三十歲了——一個父母所得意的人，一個在軍界露出頭角的人，給一個戲園裏的東西弄昏了頭，情願把他的前程斷送了。」

「至於前程，那到不一定斷送掉。」

「我們不是在英國，法國的紳士是不從戲臺上挑選他們的妻子的！我同你說話不妨很隨意，你常同這些人來往，因為你的著作使你與他們來往，可是你同他們不是一樣的出身。」

「你勸說過他沒有？」

「勸說過了。」

「他怎麼說？」

「預備着聽笑話吧。他說「很不幸的，那位小姐並不愛他！」」

「怎麼！那麼並沒有危險了？」

「你真的相信那話麼？我敢担保她的假惺惺不過是一種手段，她知道不露出急急

的要他上鉤是聰明的方法。他明明白白同我說，他一定要得到了她纔肯罷手。這真是有趣！這個投機的女人不肯嫁給他！可是她一天沒有答應，我家的名譽也保存住一天！叫我怎樣辦？我不答應，可以拖延他們的婚期，可是沒法阻止他們不結婚，要是他一定要……自然，要是我能夠同她辦交涉，我最願意沒有了——出什麼代價都可以！

「她是誰？」

「一個沒有名的人；他告訴我她是不著名的。我相信你不見得會聽過她的名字。可是我想你也許能給我打聽打聽，問一問她是不是那種我們能夠同她辦交涉的女子。」

「我盡我的力就是了。她在那裏——在巴黎嗎？」

「是的，現在在巴黎。」

「她叫什麼名字？」

「羅倫豔。」

我的嘴張開了：「唉。」

「你認識她麼？」

「她就在那裏！」

「什麼？」

「就在對面屋子裏。她恰巧有事來見我。」

「老天爺！那也奇了！」

「真是碰得巧。我今天剛第一次見到她。」

「她是怎麼樣的？」

「你沒有見過她麼？一會兒你就會着她了。她來求我提拔她，要我的幫助。這應當可以省你幾個錢，我的朋友。我們叫她進來！我告訴她你是誰。」

「我同她說什麼呢？」

「都交給我好了。」

我走過了樓梯頭，開了客廳的門。那間房裏到處都是畫報，她可並不在那裏看東西。

解悶兒——她正對着一張 La Joconde 竭力的模仿那不可測的笑容。她倒真是一個什麼機會都不讓錯過的女戲子。

「請到這裏來。」

她跟了我過來。我的朋友站在那裏給她黑臉看。

「這位先生是拉法定將軍。」我說。

她鞠了一個躬——輕輕的，完美的。那一個鞠躬表示她看見了拉法定，同時又表示我那介紹的不得體，她那站在雨裏學到的貴族的身分都擺出來了。

「小姐，方纔我的底下人通報拉法定將軍在樓下的時候，你聽見那名字的。你沒有告訴我你認識他的公子。」

「是沒有，先生！」她輕輕的說

「你求我幫助你的時候，你沒有告訴我你有結婚的意思，結了婚就不能不離舞臺生活了。我是不濫費我的幫助的。請你早安！」

「我並不想結這婚。」她顫聲的說，臉色變成死灰了。

「不用瞎說，我什麼說都知道了。自然，嫁他是你的目的，不過早晚的問題吧了，自然的條件是你不再演戲。哼，我沒有時候幫一個胡鬧的女子！我的話完了。請自便吧。」

「我拒絕了嫁他，」她喘氣的說。『我把我名譽做擔保！你可以問他，這實在是事實。』

「但是你還見他，」拉法定厲聲的插進來；「他天天同你在一塊！那也是事實，不是？要是你是真心的拒絕他，爲什麼不言行一致些？爲什麼你要他陪着你？」

「因爲，先生，」她回答，『我太弱了。他不在的時候，我又想念他。』

「啊！你承認了。你承認你愛他？」

「不，先生，」她沉思的否認道，『我不愛他——我的拒絕是出於真心；雖然像我這樣的人拒絕他那樣的人，叫人聽了似乎不可信。我不能結這個婚，結了婚就得埋沒我的志望。我不能犧牲我的藝術——我對於舞臺的感情太濃了。由此可見我不愛他，因爲要是一個女人愛了一個人，他比什麼都親近，比什麼都重要。』



裏面。  
拉法定的嗓子裏發了些聲音，他這種聲音我都能辨別：這一個含着抱歉的成分在

『這種情形有些對不住我的兒子，』他反抗的說。『聽你剛纔說的話，足見你是很有識見的人——你是一個藝術家，來把你自己獻身給藝術是對的；但是你一面拒絕他，一面又在鼓勵他。要是他娶了你，結局一定糟——你和他一樣糟；你把他的——一生坑了，你自己的一生也毀了。那麼，給他一個機會去忘掉你吧！叫他離開你。你常常的要見他幹嗎？』  
他歎了口氣。『我是錯了，我承認！』

『這是非常不近人情的。』我說。

『不，先生；這並沒有什麼不近人情，我告訴你我的道理。在我飄泊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只有他想到過一個向上掙扎的女子也許有一個閨秀的靈魂。在我沒有遇見他以前，我從沒聽見一個人規規矩矩的對我說過話，除了在戲臺上；我從沒碰到一個人恭恭敬敬的握過我的手，除了在舞臺幻光的後面……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鄉間；我演的是

羅埃勃拉裏的王后，舞臺經理領他到後臺來見我。他說的話，他做的事，都與別人不一樣，我們交了幾個月的朋友，他纔告訴我他愛我。他的友誼是上帝的賞賜，在我苦惱的生命裏給了些安慰。要是不再見他，真是可怕極了！

我看到了，要是她還沒有愛他，也已經很相近了，只要加一星微微的東西，就可以把天平換了方向。拉法定也是這樣想。他看我的眼光流露出恐懼的意思來。

「可是，你承認你是做錯了！」我嚷着說。『在你固然沒什麼，你要的只是友誼，你還可以進行你的事業。在他可就不同了；他求的是你的愛，他把他的職務耽誤了。要是他臨風懷想的過他的一生，未免太不近情了，要是他娶了你，未免太危險了。要是你真喜歡他，對他公道些，讓他自由！教他以後不用再到你那裏去。』

「他並不到我那裏去；他從沒有走進過我的寓所。」

「好，他不用再給你寫信——請吃飯，坐車，送花球！」

「我向來不讓他在我身上花錢。我不是那種女人。」

「我們並不是找你的過錯，小姐。我們正在求你的好心。請你體諒些，勇敢些！同他告別吧！」

「你是要我去忍極大的苦痛。」她帶着嗚咽的說。

「這是爲了你朋友的利益。並且，你的苦痛愈大，你的表演愈好。個個女戲子都應當忍受些苦痛。」

「先生；苦痛的經驗我已經是受够了。」

「世上除了友誼還有別的東西呢！你也得給你的前程打算一下。」

「什麼前程呢？」她閃電似的回問。

「唉，我不能正式的說定，你剛纔已經聽我說過；可是你將來會知道，我並不是不知道感激的。」

拉法定嗓子裏又發聲音了——這次是很感動的。——我嚴厲的看了他一下，纔止住了。

「我不見他有什麼用呢？」她說，她的聲音好像噎止了。「我無論在那裏演戲，他總可以見得到。我拒絕了他的友誼不能就斬了他的愛啊。並且，他一定不肯就此算罷了。有一天我從戲園出來的時候，他又會在那裏候着我了。」

這倒是千真萬真的。

「一個聰明女人，尤其是一個聰明女戲子，要斷絕一個人，她能夠斷絕得乾乾脆脆。」我說。「你可以想一個方法同他說，使他再不想看見你了。這些事不是沒有人做過的。」

「怎麼？你要我教他看不起？」

「要是能那樣，就更好了！」

「把他的尊敬變成輕視，唉？」

「這是仗義的舉動。」

「做出假樣子來污蔑我自己？」

「那是爲了你的朋友的好處！」

「我不幹！」她爆發了。「你要求得太過了。你給了我些什麼纔要我爲你這樣的犧牲？我求你幫助，你給我些空話；我說我今天早晨絕望了，你回答說以後，有時，在空空洞洞的將來，你會記着世界上有我存在着。我不聽你的命令——我留下我的朋友！」

「你的巧辭是說不動我的，」我說。「我并不說我有指使你的權利。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有志氣的女子自會採取我提出的辦法，不是爲了我，也不是爲了拉法定將軍，只是爲了那男子自己的利益，你要「留下你的朋友」？好吧！不過你的這樣辦，正是因爲你不把他的幸福放在心上，因爲你的自私心捨不得放他去。」

她掩了她的面，面上呈出淚痕了。將軍同我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接着說：「你說我只給你些空話。那是我不肯認的。在我力量以內的我已經答應了，我答應的我一定做到。我不知道你能做什麼的時候，我當然不能担保你得到一個位置，可是，只要你不取消我對你的善意，我再說一遍，我一定去看你下一次的演奏。」

「看了之後怎樣呢？」她問。

「看了之後只要我覺得好——你可以有一個好角色演。」

「頂主要的角色嗎？」

「哼！我不能說。一個巴黎的重要角色就是了。」

「這是你親口的答應了？」

「正是——要是我覺得你演得好。」

「就是我下一次——我以後第一次表演？」

「你以後第一次表演。」

她靜默了，沉思着。這靜默經過了很長的時期，在我搖搖不定的心旌中，好像我們誰都永遠不再開口了。我拿了一枝煙，不作聲的把煙盒遞給拉法定。他搖了搖頭，目不轉睛的釘在女子的臉上。

「好吧，」她呻吟的說，「我答應了！」

「啊！好孩子！」

「你們所要求的是拉法定大尉不再要我做他的妻。是不是？」

「對了。」

「很好。我知道什麼能够拒絕他——今晚就辦好了。可是，先生們，你們得給我一個機會；你們得把他領到我家中去——你們兩位。你們能想什麼方法提這個議吧？今晚九點鐘。地址他知道。」

她無力的向房門走去。

拉法定三步追上了她，握住了她的兩個手。「小姐，」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不知怎樣的表示我的感激。我是一個父親，我愛我的兒子，但是——天啊！要是——要是情形不是這樣，真的，我一定很樂意叫你做媳婦！」

「喔，她的鞠躬多美，那個女人——她那營養不足的體軀能表現出多少意義來！」

「再會，先生們。」她說。

噓！我們倒在椅子裏。

「保羅，」他向着我說，「我們剛纔是一隻野獸！」

「我知道。但是你現在心裏放寬了許多了吧？」

「我覺得另是一個人了。停一會她同他說什麼呢？我希望這事早就完了，怎樣的提議去看她呢，我覺得太困難了，這得由你提議。要是他不肯領我們去該怎辦？」

「他準會領我們去，」我說，「這個機會準教他高興。霍啦！霍啦！霍啦！」我跳起來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朋友，要是那個女子把她自己葬送在喬治身上；也許是國家的一個損失。」

「什麼？」他滿臉紫漲的嚷。

「喔，我並不是輕視喬治！我想——我想——我不敢說我想的什麼，我連想都不敢想！」我在屋子裏來去的走着，努力的約束我自己。「不過，一個蔚藍的明月裏，尤爾，有過一個民間的好女子，她的天稟是福澤，也是咀咒——她的天才產生了一個時代，她的名



字造成了戲劇的歷史。要是一個像我一樣沉溺於舞臺的人找到這樣一個女子，你這個頑固的老兵聽者，他的著作把她的天才發揚起來，他覺得像確伯斯、紀勿來奴、亞錫溪斯在建築那萬古不磨的埃及金字塔了！

我的興奮使他愕然了。「你相信她是一個天才？真的麼？」

「我不敢相信，」我喘着氣的說。「我不讓我自己相信，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蔚藍的明月可是——可是——我奇怪！」

我們在服秦飯店吃的晚飯。我們預先商量好，讓他先提起求婚的事來；我同喬治說道：「令尊把這事告訴我了，我希望你不至於有什麼不樂意——我們是老朋友，你知道的？」這個談話很容易的就開始了。顯而易見的喬治看得她非常的重。我很愛他說話的樣子。那是又平靜又誠摯的。在我假裝着對於他婚姻的希望有部分的同情的時候，我承認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賣友的猶大。

「我也是一個藝術家，」我說。「社會階級的差別，在我看來，自然沒有令尊眼裏那

樣的重大。」

「真的，先生，」他嚴重的回答，「羅倫女士是值得人崇拜的。要是她肯嫁我，知道她品性的人，沒有一個會不說我交了運。她的教育不能使她同大學教授們辯論，她也不懂得實際社會的閑談，可是她有的是聰明，文秀和賢德。」

這真同小孩子玩意兒一樣容易。喝着酒的時候忽然的想起：「領我們去見見她！走吧，朋友！」拉法定假裝出驚奇；我施展我舌燦蓮花的勸說；喬治一方面怕去打攪她，一方面又很明白的高興，相信她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極好的印像。他還「從沒有到過她的家呢——這時候去未免有些太不合禮了吧？」「咄咄，在藝術家中間！我的名片就是護照：我担保。」可憐的人，這個陷穽一會兒就把他捉往了！八點鐘左右我們坐在車裏，轉轉的向賽因河的左岸去了。

我們的車停在一條腌臢街道上一所破屋的前面。我知道她家的外表直刺到他的心。「羅倫女士沒有享受過她的職業裏大好處，」他說，「她又是一個守身如玉的女子。」

說得好！在一條黑暗的過道中一個沒人照管的小孩指點我們到第四層樓。在第四層樓上，我們打了半天門，一個臃腫的婦人出來，告訴我們小姐出去了。我想到我們不該來得太早了；那個女人，完全不知道我們會來，也不讓我們進去。這個舞臺組織似乎太糟了。

「小姐有一會纔能回來麼？」我着惱的問。

「不。」

「我們等着吧，」我說，那婦人不大樂意的把我們讓進一間屋子去，那裏面最可注目的東西是一盞惡臭的油燈，和一個酒瓶。我起初以為這個老東西是喝醉了的房東，可是她現在比較和氣些的說：「可惜豔兒不知道你們來。」

聽了那親熱的「豔兒」，我瞧見喬治駭了一跳。

「小姐是你的朋友麼？」我驚怪的問。

「朋友？她是我的女兒。」她坐下來了。

那女子是故意出去的！這一個思想閃進我的腦中。我想到她故意使他的愛人知道

將來他得有怎樣的一個岳母。這個發現一定把他駭怕了。我偷眼一瞧，他的臉色灰白了。將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自個兒點了點頭。那點頭明白的說，『他有救了，感謝上帝！』

『你們等着沒事，先生們，要不要喝一滴？』

『我們不喝，謝謝。』

她獨自喝着，好像忘記了我們在那裏。我們誰也不作聲。我覺得我們似乎沒有久留的必要了。她喝了酒，漸漸的開起話匣子來了。她說的是豔。她告訴我們一個做母親的意思，同時把她生平的醜事也流露出來了。我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可是那個女人還使我打戰。一個人肯冒那們大的險去要她的女兒做妻，要不是瘋子，就得是超人。她搭七搭八的說着話，一面喝她的酒，一面笑她自己的笑話。頂可怕的是，在我們面前這一個墮落者的面目中，我依稀可以看出豔的相貌來；我想喬治一定也認出來。遺傳的危險是非常可怕的。我們現在聽的不就是墮落後的豔，三十年後的豔——也許有一天會是這樣的豔吧！

天哪！選一個有這樣血統的人做新婦嗎？從人類的渣滓裏去選擇新婦嗎？

「我們走吧，喬治。」我輕輕的說。「鼓起勇氣來。你有一天會忘記她的。我們走吧。」他臉上一絲血色都沒有了。我知道他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可是那個東西已經偷聽到我的話——那雙朦朧的眼中露出知覺來。

「怎麼慢慢的走！」她咕咕叭叭的說，「你們裏有一個就是要娶她的那位大爺麼？唉……我糊糊塗塗的什麼都說給你們聽了，對不對？原來是你們的詭計，唉，你們到老娘家裏來私訪，唉！」她怒氣勃勃的向着我：「你！」

不錯，我是開過幾次口的，可是我不懂她為什麼特別要挑我出來算賬。她凶凶的向我趕來，她的臉直衝到我的臉前。忽然，輕輕的只有我聽得見，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小聲問道：

「我能表演麼？」

原來她就是豔！我全身的神經，一條條的都跑起來了。一剎那後，她又是她扮演的角

色，在嘲弄着喬治。

我在皮夾中取出一張名片，寫了八個字。

『你女兒回來的時候，把這個交給她！』我說。我寫的是：『我專給你寫一本戲！』

她一眼就看明白了我的字條，可是我可以罰誓，她的冷酷的眼光一絲兒都不曾改變。她是扮一個角色：在演戲的她，還保住了她的角色的身分，雖然她看見了一句話可以把她從地獄裏直擡到天堂。

『要是我把她的機會弄掉了，我倒并不放在心上。』她恨恨的說。『也是活該，那只好顧自己的小畜生！我從沒有得到過她的什麼好處。要是你們這些闊老以後不再理會她，也不過是現世報，我不怪你們！』

『羅倫夫人，』喬治嚴厲的回答，他的聲浪震動了屋中的空氣，『我一向欽佩，可憐，愛，可是從沒像今天這樣的深切。現在我知道她從來就不曾有過——母親。』

我們三個人都像石頭似的呆住了。第一個動的是她。我猜到事情怎樣的解決了她。

哭了。」

「我就是豔——我愛你！我以為我最愛的是戲園——我是錯了。」自然而然的她讓我的名片落在地上了。『饒恕我——我爲了你纔這樣做。這也太殘忍了，我真慚愧。喔，我的人，要是我的愛不至於有損你的體面，就取我做你的妻吧！全世界沒有一個女人會像我這樣的愛你——我的心中，除了你，什麼都容納不下去了！』

他們倆互相擁抱了。拉法定，剛聽了真相的宣露像觸電似的感動了，現在把我拉到外面。這大傻子感動得啜泣了。

「這真是可怕，」他在嗓子裏說。

「可惡極了！」我說。

「可是她是一百萬個裏難得的一個女子。」

「她是一個偉大的戲子。」我恭敬的說。

「我決不能贊成這個婚姻，」他吶吶的說。『你說對不對？』

「簡直不成問題！我對他們倆都沒有同情。」

「你這僞君子！一條眼淚正在你臉上流着呢！」

「你臉上流着兩條呢，」我回他：「一個將軍應當不這樣婆婆媽媽的。」

那麼你要問了，爲什麼那個粉紅衣服的洋娃娃教我想起了這件事來？唉，你知這，明天是元旦了，這個洋娃娃是送給我乾兒子的禮——我的乾兒子的母親就叫「拉法定」。呢，我對於做母親的她，什麼也沒有說的。孩子們都崇拜她！我承認她收服了將軍，我承認喬治是法國最得意的丈夫。可是每次我想到了我能够給她寫的種種角色，想到了舞臺上失掉的光彩，每次我想到，只爲了天神似的幸福，這女子特意的拋棄了全球的聲名——唉，我不能饒恕她，決不——那個可愛的人！



## 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

「我們最痛苦的悔恨，並不爲了我們的罪惡，却是爲了我們的糊塗。」溫獨夫新出小說中的一句話。

溫獨夫第一本小說出版的時候，最使他高興的，是有些批評家說到了「著者對於女子的認識。」他那時年紀有二十六七歲，因爲他一向覺得他對於女子，比一般少年人的知識都少，常常引爲極大的恨事，所以這些讚美他的話特別的給他滿意。他一想到女子，便異常的神往。他渴想引起她們的愛慕，很想若無所事的從一個愛人跳到第二個，得一個「情場裏過來人」的徽號。不幸得很，他所有的情史只是幾次小城裏的跳舞，那還是在他十八歲以前，沒有離開他的老家時的事。自從他到倫敦來過他奮鬥的生活，他是

那樣十二分的窮苦，同他說過話的女子，只有房東女人和酒店裏的下女。因為他喝的只不過是「一杯皮酒」，下女們與他也不發生純粹營業以外的關係。

他聽了有人說他懂得女子的心理自然不勝狂喜了。「天性吧！」他自己同自己說。「有很少數的人是生來懂得女子心理的。」他的第二本書充滿了他所理想的心理。就只因爲沒有女子作伴，他愈是高興寫她們，在他描寫的文章裏，他得到了一些做了她們情人的欣喜。有時他寫完了幾段淋漓盡致的文章，他還覺得想起了女子便怪膩的。在那樣的時候，最合他脾胃的事是到海德公園裏去散步，自己哄自己說看了那些最美麗的女子們都生厭。

可是，他的孤獨，在他心底裏實在痛苦得可憐，他一天晚上在牛津街遇見一個女店員望了她一眼，便與她發生了關係，末了與她結了婚。他們結婚之後，誰也不會有什麼聽得進耳朵的話同誰說，本來是可以料到的，因此一兩年之後便分離了，那個退職的女店員到鄉間同一個守寡靠針線餬口的姊姊同住去了。

漸漸的人們也像他自己看自己那樣的推崇他起來，說他是洞燭女子心靈的祕密的一個有天才的人。在他快近四十歲的時候，他寫成的一本小說合了民衆的口味，他開始有一個很好的進款了。

直到這時候，他才有遇見他一向所描寫的那一流女子的機會，可是很使他驚惶無措的是她們並沒有認他爲「我輩中人」。她們對他是很和氣的，可是像鄉下人喝克臘萊酒一樣，他「一點都着一到邊際」。他看得出來，她們聽了他的深奧的語言覺着討厭，看了他的殷勤的態度嫌着生硬。這是一個女子心理的權威者極難承認的事，可是在他想要調情的當兒，他覺得有些害羞！

末了他斷定了他所認識的女子都太輕浮了，不值得一個有思想的人的顧盼，與她們交談，也只能引起他無窮的厭倦。

可是，他雖然到了中年，他還從來不曾戀愛過。

在他四十二歲——這是很少人看得出來的——的秋天，他到巴黎去久居。幾個月

後，因為他要想寫完一本已經動手著作的小說，他從安丹街的旅館搬到賽茵河左岸的一個家族公寓去住。這公寓的主顧大都是學美術的英美女子，正可以給他小說的最初幾章他所需要的色彩。他是在這地方認識謝兒女士的。

謝兒女士年紀有二十六，很浪漫，志氣很高，雖然天分不頂好。這些公寓裏，多的是多少浪漫，天分不高，志氣很大的女子，可是謝兒綠黛是傑出的——她的臉引起人的注意。她自己也知道了她不會成什麼畫家，可是她又不願意回到英國去，她過慣了拉丁區的無拘無束的生活，一想到拘泥古板的鄉里的生活就頭痛。

『我的父親是一個教士，』她有一次同溫獨夫吃過飯在一塊兒抽紙烟的時候告訴他。『我費了好些口舌才使他相信英國的藝術學校不是頂高明的，他才到頭答應了讓我到這裏來。這真是天堂！我的家在斐根漢帕登。你去過沒有？這是全國頂枯燥乏味的一個地方。我的父親活着的時候，我每年回去兩次，陪他住幾天。我雖然很愛我的父親，可是簡直不能告訴你在那裏過的日子漸漸的變成怎樣的難受，我怎樣的得把自己壓下

去，粗笨的女人，腦筋簡單的青年男人怎樣的瞪大著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匹奇怪的禽獸，或是一種猥褻的東西。在斐根漢 帕登那些地方，人們說起「巴黎」來，他們的聲調是與說「地獄」時一樣的。也許我是生成的浪漫性格的人，因為就是我現在發見了自己不會成一個藝術家，我的恐懼，爲了失去了我的希望卻只是小部分，大部分還是爲了失去了我的自由，我的——自我；我永不能再依了我的天性行事了。我一離開這兒，就得把自己壓下去，直到我死的一天！有時我許能關起門來大叫幾聲——我將來的希望就不過這麼一點兒了。」

「你回去後幹麼呢？」溫獨夫問，面上露出同情的神色，心中很愉快的想着他找到了一個有趣的角色可以放進書中去了。

她道，「我回轉去做一個衆人皆見的榜樣，證明一個人不滿意於教堂裏日常的職務是多麼的傻！我回轉去一個失敗的人，做斐根漢 帕登的人勸善懲惡，指摘笑罵的材料！我那小學校的校長同我說，在我找事情的時候，可以到她那裏去住——你知道，我的錢

都化完了，少不了得找一個職業。要是斐根漢帕登的做父母的不嫌我的道德太壞的話，她也許會雇我到她學校裏去「教圖畫」——除非我認真的教起來。要是真教起來，那麼我想她們要說我是一個「革命黨」把我革了職完事。」她深有所思的看了一會那間寒儉的小客廳，又點了一支紙烟。「從巴黎的大街一跳到住堂的小學校！這到是一個變化。我不知道抽烟會不會送掉我的飯碗，要是我打開了臥室的窗才抽的話。」

是的，這變化真是再大沒有了，而且謝兒綠黛在全公寓中是溫獨夫覺得頂有意思的人。再過一個月她便回英國去了——她本來儘可以現在就回去，並沒有再在巴黎留戀的理由，可是她的錢還夠住一月，她也樂的把那不幸的日子推後一個月——在這臨別的一個月，她同他談說着他們的「友誼。」她領他到大街旁曲曲彎彎的胡同裏去吃小館子，在那些地方有時化不上幾個錢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菜。他們一塊兒又到近郊去旅行，在樹林中假裝着畫的畫，寫的寫——可是大部分的光陰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過去了。黃昏的時候，他們找一個小酒店去晚餐，常常月兒高高的在天際，這兩個「朋

女」還坐着不起身。在月光中回到他們巴黎的公寓，感情常常充滿了他們的胸際，使他們不敢隨便說出話來。

這一切都不含絲毫的惡意，可是卻十二分的不聰明。那個退職的女店員現在還在英國鄉間靠了他給她的生活費過着順當的日子，溫獨夫應當知道他現在的態度對不起謝兒小姐了。可是我們得代他聲明，他實在沒有想到這層——他把他自己婚姻的歷史全盤告訴了她，再也想不到在那樣情形之下她還會得一心一意的愛他了。他的經驗從沒有使他看出自己有迷人的魔力來。一個從沒有受過眷顧的情人，無論他的野心怎樣的無邊無涯，在實行上總是沒有自信力的。眼明手快的情人總是別的女子造成的，那是人們的常識，除了最天真的初出茅廬的少年才不知道。

可是雖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得擾亂了謝兒女士的寧靜的心，他卻時時覺得謝兒女士擾亂了他的平靜。一個月成天的同一個個性極發展的性格在一塊兒，再加上一個迷人的臉，那是誰都難抵抗的——在溫獨夫，他是完全年無救藥的投降了。他的思

想再不像舊時那樣的轉到與公爵夫人們發生什麼關係；就是他的作品也變成不如謝兒綠黛的重要。他看着像是傻，他感到的情緒卻很真摯，要是他把書中英雄的種種美德都一古腦兒全備在一身，他的情緒也不能比現在更真切了。而且，要是只往人們的弱點方面看，誰能免掉被人看作傻子呢？溫獨夫有了愛了，他詛咒那個阻止他使他不能求這女子做他夫人的羈絆。要不然他就多麼的幸福了啊！

他起先怕末一晚會被愁雲慘霧籠罩得密密不通。誰知道那晚很歡暢——至少大部分的時間很歡暢。他們一出了前門他就瞧到她成心不想第二天的行程，幫他把別筵變成了慶賀的嘉席。她那帶笑的警告是多餘的；因為她的聲音，她的眼光都已經在給了他聲明——上路是遼遠的將來的事，現在的生活是甜美的，他們是出去樂一晚！他提議到亞美儂薇兒去晚餐——這闊綽的地方並不是她所熟識的巴黎，可是香檳酒和時裝似乎是今晚最適宜的享受。車兒再沒有跑的像今晚那樣的痛快了，波龍尼森林再沒有今晚那樣的消魂了，女同伴再不會有她那樣的活潑可愛了，吃了飯又到安拔薩徒司。



那晚演唱些什麼？他們沒有怎樣注意，他們不止的在說着話。直到燈都滅了他才聽到一聲歎息；直到了燈都滅了，他才覺得早車分離，耿耿不盡的下午是怕人的接近。

他們回到公寓的時候，這間小客廳是黯黯的。大家都已經休息了。溫獨夫擰亮了燈，她雖然說時候太晚不坐了，他們還站在火爐架傍談着話。『你給我的末一天一個極甜美的回憶，』她同他說；『多謝多謝！明天這時候我要回想到今天了。』

『我也要回想今天了，』溫獨夫說，

她取下了她的帽子，對了鏡子拉着她的頭髮。『真的嗎？』

『你可以給我寫信嗎？』

『成，要是你要我寫的話。』

『我不但願意——我還渴望着你的信來呢。』

『信裏可不會有許多話可說。』

『無論如何，那是你那裏來的信……但願你不回去才好。』

她抬起頭來望着他。『爲什麼？』她問。

溫獨夫有一回兒沒出聲——這是他生平最苦痛的一刹那。要是他回答說，『因爲我愛你。』他覺得他受不了成了渾蛋。並且，她一定明明白白的知道他是愛她的——那麼同她說了又有什麼好處呢？——毫無疑問的，她剛一開口後自己後悔問那句話了！是的，要是他說出來，他就成了渾蛋——她也不像現在那樣瞧得起他了。他還是演偉大優美的一角吧——她以後可以永遠的記着，在他們末一次見面，他一句話就可以破壞他們間和愛的空氣，給她痛苦受，他卻非常剛毅的忍住了。

『我們一向談的多對勁兒，』他說。『要使他明白這是多英雄的一種舉動，他說完便回過身子去，好像小說裏的好男子在心靈交鬥時常常做的那樣。』

停了一回，她無可奈何似的輕輕的說，『我該請你晚安了吧。』

她走到他的面前，伸出手來。她的一握是很有勁的——這是表示她的感激吧，他覺得他的犧牲不空了。她的眼光釘着他，她的眼很大，很黑，露出很不安的樣子；他確信她

是很可憐他。

「晚安，親愛的，」溫獨夫說，依舊像書中好男子那樣的有擔當。他看她走上了樓——在扶梯頂上她又回過頭來，眼中依然是那樣的神色，又回過身去了——他走回客廳時，真是說不出的痛苦，因為一個傻子愛起來能同聰明人一樣的深切的呀。

這實在是他們的分別——因為第二天早晨她就忙了，送她上車站的也不單單是他一個人。

她去了兩個多星期的樣子，他接得了答應給他寫的一封信。裏面除了告訴他她做了「圖畫新教師」外，沒有說多少話；關於她的思想，對於她新生活的態度，一句話也沒有提。他立刻就回信，問她這些事；但是她以後再沒給他寫信，所以他許多痛苦之上，又加了這一層，她這樣輕輕的就把他忘掉了。

他以後在這公寓沒有住好久，因為那裏觸目都是傷心的材料，一個黃頭髮，紅耳朵，沒有眼毛的女子佔了綠黛飯桌上的座位，她那樣如若無事的坐在那個座位上，每餐都

在他的心上刺幾刀。所以他想了個便他的信件不至於遺失的方法，他就回原先的旅館住去了，他以後一月一月的埋頭寫他的書，努力的想忘掉他的悲哀。

差不多一年過去了，他又立在海峽輪船的甲板上。他一點也沒有偷懶，他的小說寫完了，他自己覺得對它很滿意；可是他的愛還在他心中燃燒着，而且同那一天早晨望着火車開出聖拉儕車站時一樣的熱烈。他在甲板上緩步着，他的心中只是在想綠黛。他現在回英國去，很使他興奮——他也許會無意中遇見她——他還可以到斐根漢帕登去住一兩天，不成麼？自然，這麼一來，以後更要難受了，可是……

到倫敦後，有好幾天他常常的拿起火車時間表來尋找斐根漢帕登。他們間的距離是異常的短——只消一點半鐘的工夫他就可以又瞧到她的臉了。這個知識似乎帶有玄妙的意味。一點半鐘便從地獄到天堂了！這想念使他寢食都不安寧。一天早晨，他亂七八糟的放了幾件東西在皮包裏，趕上了十點十五分的車。

『喬治旅館去！』——一到旅館放下行李，他就叫車夫拉他到學校去。這個小鎮是

死沉沉的，他從車上看了看四圍的空氣，這十分的可憐她。知道關在這個籠子裏，她的精神是怎樣的想飛出柵欄來。他懂得了她初回時是何等的痛苦，就在這監獄的一個窗子後，她坐着在想她過去的生活！她這一年一定變了好多了吧！他不知道她還笑不笑。馬車進了狹狹的大街——他看見她從郵局裏走出來。

是的，她還笑着——那滿面春風的微笑，使他忘掉一切的微笑！他們一同立在郵政局外，又有了一度的握手。

「是你！你怎麼會到這裏來？」

「我正要去找你，剛從車站來。你一向好麼？看樣子你身子倒很好。」

「我倒不怎樣。你這是回英國來長住麼？」

「是的，我前幾天離開巴黎的。」

「你一向還在公寓住麼？」

「沒有，你走了沒有幾天，我便搬走了。」

「你的書寫成了，唉？」

「你怎樣知道？」

「我在一個報紙上看見說起巴黎怎樣了？我有時在夢裏回到巴黎去。」

「巴黎還是那樣兒。」

「大約你以後沒碰見那些人吧——奧溫凱蒂，或是叫麥克愛理司的那女子？」

「沒有，我以後一個都沒碰到過——我的工夫都化在工作上了。唉，說你的事吧，有什麼消息？你還是在學校吧？」

「不。」

「不是嗎？我剛才正打算往那裏去。你現在做些什麼？」

「我結了婚了。」

他臉上的血色都沒有了。「結了婚？」

「我結了婚有四個月了。」

一個女人在他們倆中間走過去寄信，他感激她打了這個岔。

「我給你道喜了。」

「謝謝。我的丈夫是本地的一個律師……你可以到我家去坐一會吧？」

「我恐怕……我是最樂意不過的了，自然，可是我今晚就得回倫敦去。」

「我們還是走吧——站在這裏擋着大家的道兒，」她說。「你陪我走幾步好嗎？你的書什麼時候出版？」

「再有幾個星期便出版了——我寄一本給你。」

「真的嗎？你真是太好了。我常常留心出版界消息，看它已經出版沒有？」

「是嗎？我以為你早就忘掉我了……你——你滿可以再給我寫兩封信；你答應了寫的呀！」

「我知道。」

「幹嗎不寫呢？」

「寫了又怎樣呢？」

「可以使我快活些。我時時忘不了你。我——我想我爲這理由才搬出了公寓，你走了我實在住不下去了……你現在快活嗎？」

「喔，大約那樣吧。」

「我很高興。」

「你不到我家去，是不是？」

「簡直不成，對不起得很……實在的話，我就沒打算再看見你。」

「這倒是怪好聽的恭維話！」

「啊，你知道我想的是什麼——不見你也許好些。可是……我覺得我還是來看了你一次的好，我不知道！我有時想着不知道你懂得不懂得……我們以後不會再見了，我要你知道……」

「不要說吧！」她聲音乾澀的叫道。「千萬不要說吧！」



「我不能不說，」溫獨夫說——「我一向非常的愛你！」

他們走了好幾碼路她才回答；她的聲音小得像耳語一樣；「這時候同我說這話還有什麼用呢？」這句話個個字都表示慘酷的痛苦——它們叫他霎時間明白了實在的情形，那滅絕一切的實在情形。

「天哪！」他顫聲的說，「在那時候會有用嗎？」

她的臉一點顏色都沒有了。她沒有出聲。

「綠黛，你也愛過我嗎？要是——要是我那時求你同我在巴黎住下去，你能住下嗎？」

「我不知道。」

「告訴我吧。」

「在那時候，我就住下了！」她嗓子發啞的說。「我能傷了誰的心？我是孤伶伶的一個人，我只問自己的心意，不用管任何別人的心意。我那時怎樣的希望你開口。住下去！要是你開了口，我還要感謝上帝的恩德呢！你那時是個瞎子，你徧瞧不出來。現在，到了無可

挽回的時候了，你又來開口了！」

「我一心的想，要對得住你才好，」他呻吟道。「我犧牲了我的幸福，爲了要對得住你——那實在是痛苦的一件事。」

「我知道。但是我愛的是愛，不是犧牲……喔，我們再說這話有什麼用呢！」她停止了，嘆了一口氣。「許有一天我們會忘記的吧。」

「現在是無可挽回了麼？」溫獨夫沒有力氣的求告着說。

「沒有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去年我是自由人，要怎樣幹就可以怎樣幹。我雖然不管世上的習俗，可是我有一個良心——現在我得代我的丈夫想一想，而且——不只他一個人。我不能像那時那樣的知足——我受不了帶累着別人。你我錯過了我們的機會，再不能追它回來的了……做出笑的樣子來，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有認識我的人走近來了。」

他那晚倒底沒有在喬治旅館歇；第二趟到倫敦坐的車中，坐着一個哭喪着臉的人

張着呆呆的眼，咀咒他自己的蠢。他以後便沒再見過她了。自然，這件事也有它的光明的方面——雖然她是不快活，恐怕比她在戀愛的狂熱已經消失後與溫獨夫同住還要快活些，雖然他永遠忘不了她，恐怕他對於她的記憶比對那同居的她還要溫存些。

可是她同他都見不到這一層，在溫獨夫最新出的書裏，可以看到那句抄在前面的話：「我們最痛苦的悔恨，並不爲了我們的罪惡，卻是爲了我們的糊塗。」

評論界對於這本小說恭維得很厲害，他們照常的說著者對於「女子心理的識別力」實在是「異常的精確。」

## 神話裏的王子

「太太，車套好了。」

在那恭敬的管家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露茜，麥克理聽了依然覺得怪不順耳的。我穿着滿身皮子，走下那寬大的扶梯，在那兩個侍僕的中間走過去——要是我說實話，他們的豪華實在有些叫我怕（一）——像做夢似的坐上了我的車子。有幾分鐘，我感覺我的富麗似乎是假的；我想起了從前在冬天常常穿着我的春季絨衣打抖，頭上戴一頂塗了黑漆的夏季草帽。在新特萊臘（二）上跳舞會去的時候，她一定感覺到我在所感覺的吧。實在，我以爲我的歷史同她的一樣的神奇，我的英雄同她的王子一樣的可愛。我

要把這故事寫出來也好讓遠在親愛的英國的姊妹們讀一讀。我應當說明我現在寫的時候是在紐約，那是我生平從沒有想到會看見的一個城。可是讓我從頭說起吧。

開頭是在西肯新登的一層蔽不住風雨的樓上。在回想的時候，我總看見一個瘦弱的，面容和藹的女人坐在爐傍烤火，一個深黃色頭髮的女郎坐在一張鋪着已經褪色的綠桌布的桌子前繪畫。那女人是我的母親，那女郎就是我自己。我現在知道我的天分並不高，可是我那時立志想成一個藝術家。當我在國家畫院臨畫時，一天賣掉了一張「栗馬鑲蹄鐵」的畫，我那時的自負，比以後什麼時候都大得多。請你不要以為我現在還得意；那張畫的臨本很容易賣出去，所以那時的女子都把不得輪着去臨摹。我說起這話，因為這是我母親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瞧見我掙錢。親愛的小母親啊！我們在一塊兒過的日子很快樂，不是嗎，雖然我們很窮苦？親愛的小母親，要是你今天還活着，多麼可愛的，可愛的東西你可以享用着……

她一死只賸我孤伶伶的一個人。不錯，我有幾個遠房的親戚，可是我沒有見過他們，

他們那時也沒有打算要見我。東拼拼，西湊湊，我手中有三百鎊左右的積蓄，那時無知無識的我，以為在這筆款子化完以前，可以靠自己的畫刷子度日了。我搬出了那層樓，就在貝司畫土租一間屋，繼續的在學畫。除了工作，希望，時常的哭泣外，那以後兩年的生活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忽然一天下午我在肯新登公園裏遇見了尼白來女士。她是我們很早就認識的一個美術家。從我能回憶的時起，她一年總有兩次到我家來喝茶，說她將來要出許多偉大的作品。她似乎總不見老，也沒見做出那偉大的作品來。她是一個精神很好，說話很多的小女人，自從她到巴黎去久居後，母親和我失去了她的偶然的訪問，很有些耿耿。在寬道上遇見後，她依然如舊日那樣活潑的和我打招呼。我們一同走到圓池旁，談了一點鐘的話。她說她過一星期就回巴黎去。我聽說她住得非常的省儉，在一個叫「蒙巴奈司」的區域租一間畫室兼臥房住着，自己上市煮飯。她又同我說起她將來要做的偉大的作品。

「幹嗎，不同我一塊兒回去，孩子？」她突然發問。『到巴黎來學畫，那麼你就不這樣

寂寞了。你不願意嗎？」

「我願意極了，」我顫聲的回答，我的心不住突突的跳，「可是——」

「可是什麼？」

「我不知道……可是，第一件，我不會說法國話。」

「咄，」尼白來小姐叫道。「不會說法國話的女子有好幾百呢。並且你可以學呀。」我們有一分鐘不作聲，靜靜的瞧着那小孩們玩的小船在池面上飄過去。她又很有勁的說道：「你還是來的好！」

「好吧，」我說。我就那裏的去巴黎了。

是的，我到巴黎去學畫，去過那奇怪不可思議的生活，我們的房間在一個頹敗的院子裏一所黝黑屋子的九十八級樓梯上。早晨六點鐘，院子裏有起聲息來了，一會兒就非常忙碌——而且很歡愉——這樣誰也不好意思躺在床上了。最先是外面抽水聲，因為沒有自來水龍頭，住客一個個的提了桶到抽水筒邊，去取一天要用的水。一會兒，賣東

西的販子來了，每一個有一個特殊的腔調。「來了，來了，青花魚來了！今朝誰要買我的美味青花魚？」接着「蚌螺啊，頂美味的蚌螺啊！」又是「牛奶——新鮮牛奶啊？」的也萬萬不可忘了個個窗子外面拍地毯的聲音（三）。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城，在它張開眼來的時候，像巴黎這樣的好性氣兒的。在畫裏，我們總是看見巴黎的昏夜，千萬盞燈火照耀着，或是巴黎的下午，人們閒宕着，池子裏在噴水；可是依我不足輕重的鄙見，要是一個人要看頂可愛，頂好的巴黎，他得很早很早的起來，看它醒來上工時的笑容。

我同諸位說過，我們是住在九十八級樓梯上面。我現在得說一說住在我們樓下幾層的是那些人。自然啦，愈往下去，房租也愈貴了，可是我們的隣居，誰也沒有富裕的樣子，那是用不着我來聲明的了吧？他們誰都提了吊桶到抽水機那裏去，誰都煮自己的飯；而且，我相信，真是有一天全房子的人都居然煮了一餐正式的飯，那才是一件稀有的事呢。在我們下一層住着一位克洛開夫人，她靠着畫扇面和可糖的盒子蓋兒生活——就是那種結着絲繩子的華麗高貴的盒子，幸運的人們在聖誕節或是生日常常會收到的



東西再下去住着一個學醫的美國學生。我怕他並不怎樣的用心念書；要是在美國生病，把他請了來，可就着實要耽心了。再下一層是兩個法國人；一個寫些詩，他的同伴給些報紙畫些插畫。並且——另外有一個美國人，他是在尼白來小姐往倫敦去的時候搬進來的。他多美啊！

他大約有二十七歲。喔喔！他真是窮！我看見了他穿的那身破爛衣裳，我的心都痛了，雖然在我住的地方，破爛衣服是看慣的了，我有時在抽水機傍碰到了他，那他就非代我提水桶上樓去不成。我覺得讓他提實在是太沒有人心。我猜想他沒有吃飽東西，單提他自己的水桶上樓就得用盡他的力氣了。我並不是說他的樣子顯得虛弱。他同我上樓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的，好像他喜歡這樣的工作，那水桶不過一莖羽毛那麼重吧了。他樣子是很強健的，很快樂的，而且——我說過了他是真的很美的，不是嗎？

一個女子不能讓一個少年人代她提一桶水走上九十八級樓梯，連謝都不謝。我要說我不能僅僅說一聲「謝謝你」，好像他只遞給我一塊烤麵包，或是檢起一把傘來——

似的自然我們上樓的時候一路說着話。他告訴我他是一個學畫的學生，同我一樣。我覺得窮的少年人沒有比他再勇敢，再滿意於他的運命的了——要是他的那一點兒也可以算是運命。你聽他說話，好像他亦愛這生活似的。真的，聽他說話，好像貧窮——他叫它「浪漫生活」——是一種優待特殊人們的特權，好像皇家園地的入場券。我聽的時候常常忘了他的可憐，直到我看見了他的褂子。

「我覺得你真是勇敢，」有一次我忍不住的說。

「勇敢？」他嘆道。「爲什麼？有什麼困苦？我以爲一個人平常買了麵包帶回家去吃，鬧氣的時候化上一個法郎吃一餐飯，是最正當的生活。這是多榮耀——教人怎樣的獨立？你呢？」他接下去說，聲調卻變了。「你覺得很困苦嗎？」

「喔，這一陣子我還是富人的一份子，」我笑道。「我現在還有不少財產呢。」

「你的百萬家私化完了的時候，你預備怎樣呢？」在一塊兒抽水的人，是不行客氣的。

「畫畫！我說。」

「沒有人幫你麼？」他問。

「我自己的右手，」我說。

他蹙着眉的望了一回我的手。「你的前途可沒有那隻手那樣的賞心悅目吧，」他輕輕的說，「是不是？」

我背誦道：「一個女子平常買了麵包帶回家去吃，在闔氣的時候吃一餐一個法郎的飯，是光榮的啊。」

「不，不見得，」他說「在女子，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你恕我同你抬槓罷？並且，要是你家中不給你錢，就是一個法郎也得去掙呀。」

「我可以賣我的作品，」我勇敢的回答。在那時候我說到我的作品是很正經的。

「我想賣畫有時很費事的罷。」

「我想你的意思是要說，你以為我不會畫得好？」

「我沒有看過你的作品，」他說：「我怎會生那樣的意思……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到了門口了，尼白來小姐板挺挺的站在那裏，表示一肚子的不樂意。但是想一想那少年十分的好意，我不過還他些簡單的禮貌，我得說尼白來小姐後來說的話未免太荒唐了。尼白來小姐末了說以後她自己下樓去取水，不用我去了。

第二天她上來的時候，我十分留心的聽着。她是一個人嗎……不，我聽得見她在說話；又聽見腳步聲，好像有人回轉去了。「那位馬丁先生實在是客氣，」她進來時說：「他非得代我提上來不行。」

「誰？」我冷冷的問。

「那位馬丁先生，」她又說。「你道還有誰肯討這麻煩？」

「喔！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是「馬丁」我解釋說。「你好像同他很有交情似的。」

「咄！」尼白來小姐說。「不要胡說！孩子，幹快做你的咖啡！」

雖然我以後不再在抽水機傍遇到馬丁先生了，可是我常常在從藝術學校回家的

路上碰見他。每一次見他，我更喜歡他些。自然我知道不僅僅是我單獨的在喜歡。他從沒有說過什麼，可是一個女子不用說就能知道，不是嗎？有時我聽說我們同居的有些少年人想盡了方法才吃到此東西，我就想到了他的困難一定比誰都不會少，簡直要哭了。有時我的飯幾乎把我噎住了，想到了他也許正坐在房子裏挨餓，他的下巴垂在胸膛上。我從沒有看見他的下巴垂在胸膛上——他從不灰心失望——可是我相信他的活潑是裝起來掩飾他的苦楚的。

我在那院子裏住了大約有二個月的光景，見了他那褂子，想起他的困難，實在使我再不能忍受了。我們那時成了那樣熟的朋友——因為從學校到家的這條路很長，尤其要是你走得不頂快——所以我以為他可以讓我像一個姊妹似的同他說話了。

『馬丁先生，』我一天同他回家時忸怩的說，『我要請你賞我一個光。』

『當然可以，』他說。『現在就說吧！什麼一回事？』

『唉，』我說，『我們都是學生，我們又是好朋友，你不能說因為我是女子，就不能當』

我是一個真正的伴侶。」我說到那裏，我臉都紅了，眼只望着自己的靴尖兒。

「可是我並沒有說這樣的話啊，」他一笑說。「我正靜聽着你要我做些什麼。」

「你不至於生氣吧？」我問。

「我相信我不至於同你生氣，」他鄭重的說。

「或是傷你的心？」

「我相信你不肯傷我的心的。」

「那麼，我要你讓我些少借幾個錢給你。等你有了錢再還我不好嗎？」

他瞪大了眼望着我；他——臉紅了。真的，他臉紅了，連額角都紅了。我恨我自己，雖然我竭力的說得極委婉。

「我是感激極了，」馬丁先生說。「信我的話，我並不缺少錢。可是你真是一個難得的伴侶。」

「喔，你的高傲的志氣不肯讓你承認罷了，」我說不下去了——我嗓子裏好像有

一塊東西塞住了。

我們正走過一座橋，我立停了，望着那下沈的斜陽，想把淚珠兒忍住不掉下來。他立在我的一邊，有一分鐘不作聲。他再開口的時候，我幾乎不認得他的聲音了，那聲音顯得多厲害。

「你可以告訴我一件事麼？」他輕輕的問。

我點了點頭。

「你幹麼同我說這話？」

「因為我知道你窮。我也窮，懂得窮是怎樣一回事。可是我很容易省出一筆小款子來，我以為你會得很大度的讓我幫你一下。」

「你已經幫了我了，」他回答；「幫了我來問你一個問題，那我以前沒有勇氣敢開口……親愛的小夥伴，你愛我嗎？」

「是的，」我告訴他。

「愛我那樣的深切，可以等到一個乞丐能夠娶你的時候嗎？」

「是的，」我告訴他。

「我愛你，」馬丁先生說，「滿心的愛你！」

賽因河中的船正在行駛着，橋上也立着一羣人，可是我看不見他們。全巴黎城裏，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了。我們獨自兒立在斜陽裏——我與他！

我知道尼白來小姐聽了要說什麼話，她不出我之所料的說——「咄！」她對我下警告道我做下了一件鹵莽的，不謹慎的事。她一會兒責備自己，不該帶我上法國去，一會兒又預料我等白了頭也等不到結婚日子，只有孤老院是我的歸宿，她末了卻又緊緊的抱了我，祝我幸福。尼白來小姐的脾氣就是這樣的古怪！

我們邀了我的未婚夫上樓來晚餐，一塊兒過的很樂。我有些着惱的是，在我出去做拌生菜的時候，她細細的攷問他的前程。自然我回來的時候看他那侷促的樣子，和尼白來小姐不滿意的神色，就知道是怎樣會事了。可是我還得說我們那晚上很樂，雖然我很



後悔不該以前常常同她說我怕他喫飯喫不飽。你想，我們一邊在喫飯，她一邊在想這樣一餐豐富的飯是我愛人難得的飽餐，不見是怎樣舒服的事吧。這很使我感到痛苦。

好心的尼白來小姐！雖然她要我去預備晚餐，讓她有一個盤問他的機會，她現在可補過了，喫完了就收拾了杯盤去洗濯。她出去時還把門帶上了！那是他吻我的第一次。雖然以後發生了種種的事故，這情景依然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那間小小的點着油燈的屋子，從開着的窗口飄進來的木犀草的芬芳，我眼中瞧見的未來的樂境，一些也沒有減殺。就是到了年老頭白的時候，這情境還是躍躍在我目前的——他的聲音，他的接觸，我心中在歌唱的歡樂。

後來我們一路出門去。『我身上很有幾個銅子兒，』我的愛人求告道，『讓我們來浪費它一下！』在這樣的一晚我能謹慎嗎？我們走出了蒙巴尼司，走進了車龍馬水，咖啡館的燈火輝煌的巴黎。我們在星斗滿天的樹下喝了些菓汁和汽水，假裝着我們有的是錢。我想尼白來小姐從前也一定愛過的吧——不然，她怎樣能這樣的識相呢？我們那晚

走的路很多像小孩一樣，我們立在一個珠寶店的窗外開着玩笑，假裝着挑選那頂貴的訂婚戒指。像遊手好閒的人一樣，我們在一個正在開宴會的府邸邊立定了。是的，我們站在過道上，看闊人們下車，直到這時候我才記起我們的窮來。

「幹麼我們不能赴一個宴會呢？那多有意思啊！」

「你真想去一個宴會嗎？」我的愛人問。「也許這星期內我能領你去一個。要不要去想想方法？」

「像這樣的宴會嗎？」我笑道。「好極了！」

「好吧，」他回答，「我包不定會像這個一樣。可是，我可以說一定怪好玩的。尼白來小姐也去嗎？」

「我嗎？」她叫道，「不要瞎說吧！」

他說道，「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裏，最好上那兒去租一身禮服。我一向的交際和娛樂沒有用着尋求這樣的智識來。」

就是說了這麼幾句話，我們走回家去了。我同尼白來小姐一樣的只道他是瞎說來着。可是過了一兩天，他又提起這話來，你可以想像我是怎樣的驚奇了。

「這事成了，」他說：「我的法子想成了。我們有了請帖了。」

「請帖！」我應聲的說。「什麼請帖？」

「就是明天晚上的宴會啊。」

「可是」我嚷道，「你不是說着玩的嗎？你不至於相信我會得去吧？那些人一個都不認識。」

「喔，那有什麼要緊呢？」他回答。「交際社會裏的人們常到不認識的人的宴會去。這是很時髦的。」

「唉，我們可不是交際社會裏的人，」我提醒他道。「我又一點也不時髦。我不能去同一羣我從沒有瞧見過的學生們喫喝作樂。」

「你永遠做不了浪漫的人，露茜，」他說：「你一點都沒有得到這地方的精神。去一

「趙吧！要是你好好聽我的話，你一定會得到好處的。你瞧我的衣服都預備好了，要是不能去出一次風頭，我可要難受了。」

他既然這樣的堅持，我只好答應了。可是我並不高興。就不說我不願意闖到生人們裏面去，單這使他花錢一層就很叫我不好受。並且我很不願意他穿了一身租來的衣服上宴會去。所以那天我到學校去的時候真是生氣極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急急忙忙的跑上樓來借我們的報紙。我不懂他要它幹麼，因為他看的是巴黎晨報，我們看的是紐約傳達新聞（四）可是，我們忙得很，所以讓他拿去了，雖然我們自己還沒有看呢。我們正在忙忙杳杳的瞧看我打算穿的那件白綢子衫。我的意思是要縫一些新的絲邊上去，尼白來小姐卻不止的說化這錢才是發瘋了。我們爭論了那麼半天，我這一天連學校都沒去。尼白來小姐結果還是打贏了。

隨後瞧一下午的可驚可怪的事吧！我正在煮開水的時候門上剝啄一聲，我去開門，進來了一個時式裝束的年輕女子，手裏拿着一封信，提着一個大盒子！那封信只有五個

字——『美人的美服，』盒子裏盛着——一身衣裳。可是，朋友們，這衣裳我不能描寫給你們聽。我得寫一張紙才能說出它的好處來；這樣的一身衣裳啊！那個能把大瓜變成馬車的神仙，乾母也許不能創造出更美的了吧。

『這是什麼一會事呢？』我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是他送來的嗎？』尼白來小姐咕咕巴巴的說。

『喔，原來你知道這是他送的？』我生氣的說。『現在我知道了幹麼你剛才不讓我買那絲邊！可是他怎樣出得起這些錢，你怎樣可以鼓勵他去買？』

我看她急的要哭了。『露茜，』她聲音嗚咽的說，『他告訴我他要送你一身衣裳，求我幫助他，可是我從沒想到他是說這樣的一身衣裳；真的我沒有。我怎會想到呢！我的孩子，你瞧那盒子蓋上的名字——瞧這是那一家來的！』

『小姐試一試合式不合式呢？』那少年女子冷靜的提議。

『她說什麼？』我問。自然她說的是法國話。千萬希望他不懂得英國話才好。

「她說你最好試一試合身不合身」

「這真是發瘋了，」我猶豫的說。我看了看那女子又看了看尼白來小姐；我看了看尼白來小姐又看了看那件衣裳。「發瘋了！」我又說——一面穿上身去了。喔，怎樣的一件衣裳啊！接着的是讚嘆聲，驚詫聲，插定針和縫紉。正在忙的時候，門上又撲的一聲響。

一個穿制服的跑街站在樓梯頭上。他也拿着一封信和一個盒子；看他那鎮靜的神氣，也好像這樣的奇蹟是一年到頭天天有的事。

又是五個字——『織手的織袋。』

原來是手套！——成堆的手套，上面我也說不清楚有多少鈕扣。微微有些紫羅蘭的香味。我現在知道巴黎城只有一家出賣這樣的手套；它們是全球聞名的。

門上又一響！這時候我們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們只互相看一看，搖搖晃晃的去開門。又是五個字——『玉頸的玉飾』我抖抖擻擻的手撕去了黃包紙，露出底下的薄皮紙；皮紙底下，淡藍的天鵝絨。我取出來了一個珠寶盒；我一按彈簧，只見——

「喔，天啊！」尼白來小姐叫了起來。

在盒子的緞裏子上閃爍生光的是一「束」配獻給皇后的珠子。不是一串——簡直是一「束」。在頸上繞了三繞，掛下來還差不多垂到腰間。我們倒在沙發上，駭慌了。

「這是真的嗎？」尼白來小姐喘氣的說。「喔，親愛的——遞那個匣子給我。親愛的！這是真的，我確實相信是真的。喔，親愛的，這值萬上加萬塊錢呢。這真是怎麼回事？」

這一天，我的愛人一面也見不到，一封信也沒有。我們問門房，門房說馬丁先生出門了。我們預先約定他十點鐘來領我，八點半鐘我就着起衣服來。這一晚我們把所有的洋燭都點着了。十點前五分我什麼都穿好了——除了一隻手套沒帶上。我們坐在那裏，奇怪得渾身發戰，我們聽見他的聲音了；他叩門時，鐘上正打十下。

「現在，」我們兩人同聲叫道。「也許你可以說明一切了罷？」

要是他的衣服不是他自己的，他可發見了一個非常出色的租衣鋪，這我卻注意到了，雖然我的頭在打轉。我好像已經說過他是多好看，可是我以前實在沒有知道他是怎

樣的好看。他把衣服的好處都顯出來了。他站在那裏，露出讚美的神氣，送給我一束花球。

『說明？』他喃喃的說。『喔，你們是指我送來的那些東西罷。親愛的小姐們，耐心是最美的一種美德——讓我們來培養它一下！露茜，你今晚真像夢也似的可愛。我想到你也許喜歡有幾朵花兒。我們去吧？』

我們去了。我只道街角上會有一輛街車在等着我們；誰知道那裏等着一輛堂皇的轎馬車，還有一個侍從者立在走道的邊上。

『不是我的，』我的神祕的人說，『請你相信我的話。是租來的。』

『像你的衣服一樣麼？』我閃電似的發問。

『還不止那樣，』他不動聲色的回答。『親愛的，你喜歡窗關着，還是開着？』

『都可以，』我說，『只要你告訴我我們是上那兒去。』

『怎麼，不是赴宴會麼？』他回答，『我以爲你早知道了。』

『你難道要我相信我們穿了這樣衣服，能到學生晚餐會去嗎？』



「並不，」他說。「我相信我們這樣的去，未免太闊綽了一點，<sup>？</sup>可是我並沒有告訴過你我們有上學生的晚餐會。那「學生」是你自己造出來的啊。」

我們很舒服的坐在車裏向前去。我很驚怪的是好像這一天全城都跑出門來了。到處照耀如白晝的街道裏都是一羣一羣的人——巴黎成了一個燈光與人面相映的開展的圖畫。過了一會，我們的車慢下來了，前面有別的車在擋住了道。我只聽見馬銜鐵的聲響，警察發的命令。

「我們快到了，」我的愛人說。

現在我們兩傍都是馬蹄得得聲。從窗口我看見了車燈的照耀，瞥見了貴婦人們的華服和珍飾。我們的車子轉進了一重大門，到了一個院子裏。

「我們到了，」我的愛人說。

我站在一個宮殿的階級上。我的兩傍兵士們很怕人的，很壯觀的直立的立正着。門裏面樂聲在擁出來。穿制服的侍者們在我們前面彎着身子鞠躬。

『你把我領到那兒來了？』我輕輕的問。『這是誰的宅子？』

『他是叫做法蘭西民國的大總統，』是他的回答。『不要怕。』

我們經過了烜赫的前廳。燦爛的燈光幾乎使我張不開眼睛，玫瑰花的香氣兒很是濃厚。我聽人在叫着大人物的名字，單那名字就使我喘不出氣來。愈聽着那些令人生畏的名字，我愈覺得這目前的景物不是真的了。那些客人在歷史上有名字的客人，看來只是極平常，血肉做成的人。我想這是我在愛理賽得到的最深的印像——人與他們的聲名的不相稱。

不久在這許多人——在這盛服華裝的女子，著名的，掛着勳章的男子們的中間，我覺得有一位年老的紳士，花白的頭髮，面上帶着慘澹的笑容，走近我們來了。我由看見過的照相認出來這是誰——我知道這位就是大總統。

『現在，』我耳傍的聲音說，『我來領你見他。面上裝出好像你很高興的樣子來。』  
有一霎時我只見那間光亮的大廳的那一頭變成很小很小，很黑暗，我以為我要暈

過去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應當怎樣辦，伸手出去呢，吻他的手呢，還是行一個禮。要是你知道我究竟做的是那一件，我無從告訴你；可是我的愛人後來同我說我那時「真是可愛」——要是你存心寬厚，你就信了他的話吧。我不能說我自己信這話，因為我從沒有覺得比那時還像一個傻大姐了。

我不知道我們在總統府待了好久；我只模模糊糊的記得喫了一杯冰激凌。第二件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事是我們又上了馬車，向新鮮甜美的空氣中走去。我倚在他身上了。我說，「要是你有一分的體恤我，你得立刻告訴我，我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擰了自己三把，還是不清楚呢。」

「你這寶寶！」他笑道。「我怕你在沒有說明之前便看到了，所以我去偷了你的報紙。」

「原來如此！」我叫道。「幹麼好好的把你上了報？」

「唉，你知道，我的小露茜，我昨天去買你那串珠子，」他說，「我得由我的銀行去

證明我是誰。大約昨晚那珠寶店的人一定可漏了話了。」他從他大衣口袋裏取出那張報紙來給我。這便是在頭上小電燈光下看到的，要是你信我的話：

美國富翁的兒子在蒙巴尼司！

馬丁麥克理喬裝窮人！

少年富人之特殊經驗！

看了這個，我還是什麼可說的呢？他的父親說什麼呢？他的父親一點也不反對，而且常常的說馬丁的婚姻是他一生的第一件聰明事。當然那是胡鬧的話。我們每年在美國住六個月，在歐洲住六個月。尼白來小姐仍舊在巴黎。我怕她不會創造出什麼「偉大的作品」來了，可是她也不會再受窮苦了，因為我的「王子」是非常的慷慨。我的故事寫完了。這不是同神話一樣的奇異嗎？可是這是真事！我常常想世間有像我這樣洪福的女子嗎？感謝上帝給我至大的幸福。

「車子已經套好了，太太。」

套好了嗎，可是我還不出去呢，因為這裏有一個小女郎在屋子對角跑過來，口裏嚷道，『媽媽寫了半天了，要來同我玩了。』馬丁也在這裏——他的手臂圍住了我，眼望着我的臉。

註(一)英美富豪常用幾個穿古代鮮明衣服的侍僕。

(二)新特萊臘爲歐洲有名神話之一，記一被後母的虐待的女子，得一仙母的幫助，赴王宮大宴會，得王子的一愛悅。

(三)這是巴黎獨有的現象。你早晨上街的時候，往往家家的婦女就在樓上窗口對着你的頭頂拍地。

(四) New York Herald 這是美國人在巴黎辦的英文報，給像露茜這樣不懂法文的人看的。

##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

哈蒲脫哈丁是倫敦城裏數一數二的戲劇評論家，他的學問非常的淵博，眼光非常的敏銳。可是沒有人在自己的家裏會被看做一個了不得的大師的，哈丁家裏的人都說「哈哈」弄那樣的玩意兒正是白費了時光。」

自然，兩個老人家定了一分發表哈哈的文章的報，他們也掙扎着的念他的已經成書冊的論文——那些論文對於戲劇心理方面的供獻，是有永久的價值的。可是那些文章裏引證的狄代祿，司坦達爾（二）和其餘那些他們從沒有聽見過名字的人把他們鬧糊塗了，要是那幾本書不是哈蒲脫寫的，而是另一個人寫的，他們連十頁都不見得會念

完。正如老哈丁——一個有常識的，直捷爽快的英國人——常常同他的太太說：『謝天謝地，他自己不懂得什麼文學，一個人明知道一本戲裏的女主角並不是真正的女人，卻去討論她，不會有這樣的舉動，那樣的舉動。在他看來，似乎是小女孩子們做的無聊的蠢事情，不是他希望他的兒子靠着它來生活的終身事業，糟透了！』

有些人說哈丁的能够中意他的太太，就因為他一家子的人都不知道重視他。可是欽佩他的很有幾個有學識有見解的女子；歌屈羅米靈登的崇拜並不是什麼破天荒的事。她實在是很和氣，而且她也「寫些東西」；可是一想起她寫的是多麼庸俗的故事，人們猜想起來，她的能寫東西不但不能引誘哈丁這樣一個人，而且得把他嚇跑了。何況他自始就不頂樂意認識她呢？

他是他一個妹妹的朋友——在一個秋天他回到鄉間的老家去住十幾天的時候；遇到的他的母親介紹着說：

『我的兒子哈蒲脫——米靈登小姐。你常常聽見我們談起米靈登小姐的，哈蒲脫，

不是嗎？你們兩個人有好些話可以談得起來，兩個人都是著作家。

哈丁，無論在家裏或是在外面，直到這時候從沒有瞧見過米靈登小姐的名字，覺得他的母親不該這樣的糊塗。

也許這位小姐自己也如此想，因為她的笑是很不安的。

『我從沒想到會得有機會見到哈丁先生，』她恭敬的說。

哈丁融化了。她既然認他爲一個大家，他也不妨容忍她了吧。五分鐘後他得到的印象是，同他說話是她有生以來的一件大事情。

當然他們談到了戲劇。她對於戲劇的態度雖然沒有受過訓練，可是哈丁覺得她很願意聽他的啓牖，她的腦筋也很靈敏，所以同她說話並不感到厭倦。無論怎樣，那是他自己對自己說的話，雖然要是她的樣子並不長得有過得去的好看，她的願意和她的腦筋不能喚起他的注意，卻很是疑問。

這兩星期他過得很是快意。他在回到倫敦以前一向沒有看到她的作品的機會，待



看到的時候，他已經對她生了戀愛，因此她寫的小說的淺薄，並不像在平常狀態之下那樣免不了使他生氣。他不但<sub>不</sub>生氣，他還哄着自己說，在成熟的文格和個性描寫的底下，他到着實有些真正的才氣呢。

他的進款，完全靠着一枝筆去掙，實在並不多；可是什麼事都是相對的，米靈登小姐只住在西肯新登的一個公寓裏。同她打比，他的進款可就便富裕了，所以他不久就娶了她。沒人知道的米靈登小姐一變變成了大名鼎鼎的哈丁的夫人了。成了名的女人來拜訪他們，出來說，『他看中了她的那一點，她們實在莫明其妙！』他頂相知的朋友也說道：『想不到他會挑到這樣的一位夫人！』哈丁，用盡他的聰明情愛，來培養他的太太的心靈了。

再沒有一個學生更熱心的了。她不寫小說了——他勸她好好的多念些傑作才寫——她把他給她開的一張長長的書目裏的名著一本一本的，謹慎小心的孜孜兀兀的念。每一次他弄到了兩張戲票，她跟了他到戲院去，回來後靜心的聽他所說那個劇本的

種種毛病。因為她非常的愛他，竭力的想討他歡喜，她總說她懂得他的話，總說她完全與他同意——雖然這實在是一句假話——哈丁到後來居然叫她念起易卜生來，同她講易卜生的特長，往往一講就是幾點鐘。

漸漸的她想念起她自己的寫作來，漸漸的她對於把智慧生存活剝的塞進腦子裏去，生起厭倦來。不久，她因為怕聽那番看過了戲回家後的批評家的教訓的獨語，連看戲都不覺得怎樣愉快了。可是她從不打一個呵欠，從不說一句半吞半吐的回答——她忍受着她那枯燥乏味的教育，一聲也不會埋怨過。

她的分娩是她的假期。可是哈丁愛他的太太那樣的深，並不因為她有了一個兒子，便忽略她的教育了。所以她起床之後，他還是像從前那樣細心的訓練她。這時候他的好一些意見，她已經能像話匣子一樣的絲毫不差的講說給人聽，他看了她的進步，充滿了甜蜜的得意。

一個孩子，一個乳母，許多聯帶的家務的變動，少不了使他們多化錢，所以她常常想

到她一枝筆弄得到的一注小款也是一個幫助。

有一次她同他說：

「哈蒲脫，你說什麼時候我可以重新拿起我的工作來？你覺得不覺得我現在又重新可以寫些東西了？」

「你想寫些什麼？」他帶着寬容的笑臉問。

「我知道我應該做的是再寫一本書。可是我很想寫一篇戲。」

「一篇戲？」他瞪大了眼。「我的孩子，你並不是戲劇家。」

「要是我老不開一個頭，我永遠成不了戲劇家了。憑了我念過的東西，我覺得不該寫不成一篇戲了吧？」

哈丁又歪着臉笑了一笑。這個弟子的膽子真大得嚇人。

「你現在知道的比從前多了，可是就是生成的戲劇家也不能在一年半裏面精通了劇本的結構啊，傻孩子。」

『要是不嘗試，永遠不會精通的，不是嗎？』

她的口氣有些固執的樣子，他覺得大大的失望了。她把寫戲這件事說得這樣的輕易，足見她並沒有學到什麼。她一點都不感到這工作的浩大——她說的話好像鄉下素人的口氣。

『你沒有想到過嗎？』他忍耐着的說，『我雖然比你多知道得好多，我並不寫戲，我知道我缺乏的是什麼？我也知道你缺乏的是什麼？我並不想把你造成一個戲劇家，我的孩子——我只要你知道些最優美的戲劇文學；我要你能够有些鑒別力就滿足了。至於你再寫，也許將來可以，可是現在時候還沒到，還差得很遠呢！到再寫的時候，自然寫小說實在你寫不寫沒有什麼關係——幹嗎志望做什麼著作家呢？』

在他們未結婚以前，她已經算自己是一個著作家了，她聽了這話很難受，可是這親愛的勸說打消了她的勇氣。她把她的志望收了起來，不提這事了。她以後把她的時間分用在照應孩子和讀書上，雖然孩子的一份漸漸的一天多似一天了。

到她認真的寫下『第一幕——一間客廳』那一行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和座落在巴倫（Barron）的一所醜惡的小房子。在她的喜劇沒有寫完以前，她不預備讓哈丁猜到她的計畫；她知道要是他知道了，他又要阻她的勇氣，又要說她沒有寫劇本的資格和才具，頂多說一句現在寫東西的時候還沒到哩就完了。可是她同自己說，這本戲寫完之後，她念給他聽了，看見他的快活，就可以補償一切了。她想像她裝出隨意的樣子同他說：『不錯，我想起一件事來了。要是你今晚有一點鐘的閒工夫，我要你聽些兒東西！』他是何等的驚異。她拿出一本稿子來，唸道：『三幕的喜劇，』他的眼光是何等的不安，她也可以想像到他氣餒的坐了下來，拉他的鬍子，自然，她的聲音抖擻得厲害。一回兒功夫，他的臉變了——她看見了他那微笑，他那聽了一句漂亮話後的突然的抬頭，他那愈聽愈驚奇的神色。在她的希望中，她聽見他說她的作品裏有的是雋語，妙思，尤其是真實——她使他拍案呼奇了，使他得意有她這樣的夫人了。這是一個年輕的癡心女子的夢想，可是雖然一半是從她的好勝之心來的，至少一半也由於她對於他的愛。

她寫了。她偷偷地寫了好幾個月；她寫東西並不慢——實在還寫得很快——可是很少有機會可以放心的寫。最適宜的時候是什麼地方有一個戲第一次上台，那麼就不怕哈丁跑進屋子來，弄得她要把稿子藏也來不及藏了。每次批評家坐在戲院裏評一個戲的時候，他的太太坐在家裏，寫戲劇的對話，她寫得那樣的快，要是他瞧見的話，真得把他嚇慌了。有時，連她自己也懷疑了一下；她向自己道，第一流的作品不能這樣快的寫出來。可是她翻過來讀一場，覺得寫得好極了。她的結論是她的神速證明了她實在是一個完全的戲劇家，而且還超過了自己的希望。哈丁回家的時候，總有元魁和高雲因為他得寬允了劇評才回來，時候很晚了，他常常還說給她聽他那晚看的戲的情節。對於他的話她全部的相信。

到這時候，從前的弟子已經成了現在的伴侶了。雖然經濟方面不如從前的寬裕，哈丁並不後悔娶了她。他想起了蜜月時的沒有學識的女子，同現在一聽了他的關於英文方面的引證和援句，便十有八九知道出處的女子打比，他覺得他有了極大的成功而非

常欣喜了。一天，他在壁爐架上拾起一張打字人送來的打好了『狄娜的大膽，三幕劇』的賬單，他駭了一跳。他料到他的成功並不像從前想像那樣的完全。

『這是什麼？』

『喔！』她怎的這樣粗心，把賬單忘在那兒了！現在她可不能照她預定那樣的把這重大消息報告給他聽了。『這是我的。』

『我看見是你的，』哈丁說。『狄娜的大膽？』

他的點頭是很忸怩的。『是的。』

『我沒有知道你在寫什麼東西。』

『是的，我沒有要你知道，我要到了能念給你聽的時候纔讓你知道。我預備喫了晚飯纔告訴你。我——我很希望聽你說這戲成不成。』她臉紅了，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我很喜歡它；我寫了好幾個月纔寫好的；我覺得——我覺得我寫了一篇你聽了會得有一句好話說的東西了。』

『寶寶！』哈丁說，擰一擰她的臉。『我自然有一句好話說的，可是我怕我也要說些你不愛聽的話。我預先警告你，我是要說老實話的。』

『喔，那纔是了。我正要你這樣，』她說，笑得很高興：『我要你完全忘記我是誰——你應當這就是哈蒲脫哈丁聽一個新進作家的東西。不要恭維話，不要委婉曲折的話。就是真正的批評纔好。』

『好吧，』他說。『什麼時候聽你念？不是現在就開始。』

『我想喫過了晚飯頂好——在我意像中，總想你喫過了晚飯聽我念，在末一次的信差來過後，便沒有人來打攪我們了。可是記得，我是少不了害怕得厲害，你得原諒這一點。』

她的神情裏，她的聲音裏，有些東西——也許因為她是他的親愛的人的緣故吧，所以更覺得有些東西——把他的希望提高了。他們喫晚飯的時候，他的着急幾乎同她自己一樣的厲害。下人收拾了東西，關好門去了，歌屈羅叫他「坐在那張躺椅」裏，最初的



幾分鐘不要望她。他裝煙的時候，他的手有些發抖了。

她把自己的坐椅拉到桌子傍，躊躇了一會兒，開始念了。

哈丁很注意的聽着，他的眼望着壁爐裏的火。在一會兒以前，因為傳染到些她的興奮，他正道這篇戲也許可以洩露出些一向沒有被他看出來的才氣，將來的優美作品的萌芽。照他平常的思想，這戲是會使他厭惡的；可是他從沒有想到過會得精到那樣的地步。他很詫異怎樣一個念過那麼些傑作的女人會得寫出這樣壞的東西來。他感到痛苦了——沉默而劇烈的痛苦了——她卻愈念愈有勇氣，有聲有色的把她的牽強附會的人性表現朗朗的念起來了。他可憐她，他可以爲她痛哭一場，他覺得他寧可被罰去看一整年的啞劇，他不能把實在話告訴給她聽。

可是她掩上了第一幕，全付心靈都表現在眼中的說：「怎樣？」

他把咬在牙間的煙斗換一換地位，壓住了一聲長嘆。「讓我先聽完了再說。」他回答，把那可怕的時間推後了一會。

「第二幕，」他聲音復嘹亮的接着念了。

這刑罰受完時已經十一點鐘了。他的夫人仰過身去靠在椅背上，兩手握著平放在膝上，等候他的批評。

他絕望的想找到一句半句誠心的稱讚。

「題材很不錯，」他說。

「啊！」

「可是結構沒有弄好。」

「喔！」他連忙的接着說，「裏面有好些話寫得很可以。」

「多好！」她面上露出笑容了。

「只是你把它們錯放在不相當的人的口中了。在末一幕，你那個厭世者忽然說起博愛者的話來。」

「那時慈愛把他的心改變了啊。你喜歡那女主角嗎？」

『她的性格始終不一致。』他說：『一會兒她是十七歲，一會兒她說的又是三十五歲的人才說的話。她沒有「社交的經驗」，可是她同老於世故的女人抬槓，她句句話都占了上風。通篇都有這毛病——要是你看到一個說漂亮話的機會，你就非說不可，不管那句話與說的人的個性合適不合適。在母親想到她的兒子是遇到了不幸的場合，他還說一句俏皮的話——那時候她應當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那裏能說什麼俏皮話呢？』

好久沒有聲音之後，她冷冷的說：

「一言以蔽之，你覺得一點都不好不是嗎？」

他又換一換煙斗的位置。『哼——』

「喔，說實在話吧，哈蒲脫！」她叫道。她臉都灰白了。『我們倆的中間誰也用不着哄誰！』

「這戲不成，歌屈羅，」他很難受的招出來了。

她收起稿子來，放在一個抽屜裏，輕輕的關上了抽屜。她的嘴閉得緊緊的。他是一個

大批評家，而且是她的丈夫；可是她是一個著作家，她得保護她的自尊心。這是第一次她懷疑他的眼光。這是第一次她的意志與他的對抗起來。這「不成」他說——她不能信這句判詞，她要證明給他看他是錯了！

「我們不要再說起它吧，」她一會兒說，回答他說的幾句安慰的話。「我做錯了，就是了。」可是在她的心裏，做錯的事是問他的意見，並不是寫了那個喜劇。

她決定了不再延遲的就送到辟克狄麗戲院去。自然，她現在不能用她自己的名字了——他既然覺得這劇本一點兒價值都沒有，就是排演起來，他也許不願意人家知道是他夫人寫的。她得用一個別名。要是她的作品有人肯排演，要是成了功，她得同他說，很委婉的，可是很斷然的說，他太好吹毛求疵了，他的偏見蒙障了他的鑒別力——實在他並不是與他自己所想像一樣高明的批評家。

在這裏我們得順便說明他批評「狄娜的大膽」的話是完全對的。那個劇本真是他所思量的那樣糟糕。

她在第二天下午把這稿子寄出去了，好幾個星期之後，被人家抱歉得很的退回來了。她強頑的說，倫敦城裏並不是只有辟克狄麗這一家戲院——她又包了起來，寄給大愛登。大愛登「抱歉得很」，而且擱在它那裏的時間更久些。這個戲本寄給了好幾個闊氣戲院都沒效果；忽然一天——她十分欣喜的把那封短短幾句話的信念了一遍又一遍——一個戲臺老板請她去面會。

直到合同簽過了字，蓋好了印章，她纔把這消息告訴給哈丁。這是她的揚眉吐氣的時候了。這時候雖開念劇本的那一晚，幾乎有一年半了，但是她沒有忘記他給她愛的屈辱。這一層他從她的聲調的頓挫，她的眼光的神色，她的新得到的自尊的氣概裏忽然的，很侷促的，覺察到了。

「我很爲你喜歡，」他半吞半吐的說。「我知道你會喜歡的，親愛的，」她回答，有些照顧他的神氣。

他沒有自己去批評這戲；他解說給她聽，他要是去了，不能不極真摯的把他的成見

寫出來。報館總編輯另派了一個人去批評『狄娜的大膽』。那個人的批評，從全體說起來，倒還說得不壞。除了幾個例外，所有的報紙都沒有下攻擊。更好的，觀眾居然中意了這本戲。第二天上座很不錯，而且一晚比一晚好起來。到第二個星期六，居然一個空座兒都沒留。漸漸的這戲成了這一年中的有數的幾個大成功之一。自然消息傳出去了，作者是哈蒲脫哈丁夫人。畫報等登了整頁大的她的相片，而且把她的『著作方法』和她對於世間事物的意見都記載得很詳細。一個公司的廣告報告給全國聽『狄娜的大膽』是用『達夏威自來水筆（價十先令六辨士，各文具店均有出售）寫的。』她在前排俱樂部演講『戲劇之作法。』戲報貼出了『第三百次公演。』許多戲臺老板都很恭敬的表示他們也希望有排演她的傑作的榮光。

他們的希望都沒有落空。她以後雖然沒有寫過同第一個一樣流行的劇本，可是她寫了好幾個成功的戲，都是差不多性質的東西。哈丁一家現在不住在巴倫了，搬到很時髦的某區的很闊氣的某街上住去了。他們的小孩常常警告哈蒲脫，『上樓梯的時候聲

音輕些，因為媽媽正忙着寫東西呢。」歌屈羅在家中說話是最有權威的，出去排戲的時候，坐的是一萬塊錢的汽車。他一個人出門的時候，這批評家坐的是公共汽車，覺得反而高興些。雖然她供給了一個奢華的家庭，他常常的想，要是能夠獨身過日子就好了。

註(一)狄代祿(Diderot)十八世紀法國大思想家，司坦達爾(Stendhal)十九世紀法國大小說家，大批評家。

(二)巴倫(Balham)倫敦城西南角的一個區域，住在那裏的大都是中下階級的人。本篇譯者就曾經在那裏有住過一二年的幸運。

## 巴黎的判決

在那深堪記憶的——年的夏天（那一年沒有多大關係，不用說了。）羅別雄和坤格都向着勃洛愛女士求婚。勃洛愛女士是出色的女優，羅別雄和勃洛愛都是頂滑稽的小丑，他們三個都是最高劇院班子裏的藝員。

羅別雄是那麼紅的紅角，他還沒有開口，臺下先就笑了；坤格是那麼受人歡迎的藝員，他就是不出聲的時候，觀衆也得笑個不休。

除了藝術上的競爭，他們倆是好朋友，雖然他們都傾心於同一個女子；所以能夠如此，當然由於這位小姐也不特別偏心肥胖的羅別雄，也不特別垂愛削瘦的坤格。她同樣



的同他們調着笑，她同樣的說他們好——後來他們倆一個一個的擾得她沒法，她生氣的說道，誰是藝術比較高強的演員，她就嫁給誰。

這不是叫人爲難！沒有一個舞臺上的演員，沒有一個報紙上的劇評家能下一句斷語，說他們倆中間，那一個是藝術比較高強的藝員。只有勃洛愛蘇珊才能說出這樣捉弄人的話來。

「可是我們怎樣能得到一個決定呢，蘇珊？」羅別雄沒有希望的喃呢。「你聽誰下的斷語呢？」

「這個問題怎樣的解決呢？」坤格全無主意的發問。「誰做我們的評判人呢？」

「巴黎做你們的評判人，」蘇珊說。「我們都是伺候民衆的人——我願意聽民衆說的話。」

當然她是畫裏美人那樣的好看，要不然她也做不出來了。

可憐的坤格退了出來，低着頭的思想。羅別雄也是如此。坤格想她是在弄着他們玩。羅

別雄也這樣想。觀衆對於他們倆，一樣的稱讚一樣的捧——等候巴黎的判決是無異乎把這件事無期延期了。坤格一點辦法也沒有。羅別雄也什麼都想不出來。

一天，在他們暑期停演前一兩天的光景，他們倆坐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館裏。羅別雄說，「老朋友，誰我們和和氣氣的來討論一下。請先抽一支煙。你是一個唱戲的，所以你覺得你的藝術比我強。我也是一個唱戲的，所以我覺得你的本領不及我。從我們藝術的觀點來說那麼這一句話就說完了！可是我們都是懂得世故的人，我們都可以想得到我們儘管演着我們的滑稽戲直到老死的一天，我們也顯不出一個優劣來。因此，我們惟一的希望就在證明誰的能耐多——誰能演莊嚴的角色演得好，誰就贏！」他說着很高興的望着他的朋友，因為怪相的坤格是天生叫做小花臉兒的。

「好！」坤格說。他很滿意的看着他的同事，因為誰也不能想像肥胖的羅別雄怎樣能演悲劇。

「我們這個方法只有一層困難。」羅別雄接着說，「我們的後臺老板一定不肯讓

我們得着一個嘗試的機會。在戲院裏不是總是這樣的嗎？一個人演一種角色成了功，他得永遠服服貼貼的演那一角，直到他的死日。要是我最初的成功是演血淚劇裏的惡漢，人們一定就相信我只會演惡漢；碰巧我演丑角成了功，因此誰也不信我會演丑角以外的角色了。」

「我也正是這樣！」坤格同意的說。「那麼，你想怎樣辦呢？」

羅別雄想了一會。「我們既然不能在舞臺上顯我們的身手，我們不得不到舞臺外去找一個機會。」

「你是說不公開的演藝嗎？好！可是，要是演藝不是公開的，巴黎又怎樣能判決呢？」  
「啊，羅別雄喃喃的說，「那倒真是一種障礙。」

他們無精打彩的啜着他們的開胃酒。許多人都回過頭來向他們坐的小桌子張望着。「那裏坐的是坤格和羅別雄，他們無論什麼時候都那樣的逗人笑！」過路的人說，一點都料不到這兩個笑的製造者的心中是怎樣的煩惱呀。

「怎麼辦呢？」坤格末了歎息的說。

羅別雄聳了聳他的肩，蹙着他的額。

他們倆都有滿肚子的心事，所以誰也沒瞧見一個過路人一眼認出了他們，就立停了腳，在那裏躊躇不定的看他們。他是一個高大的人，穿着一身變了顏色的黑衣裳。一會兒，好像鼓起了勇氣，走到他們的面前說：

「先生們，打攪你們了，對不起得很。一種不由自主的念頭叫我來求你們專門家的教導！我還可以送一點兒薄酬。可以讓我說完我的話嗎？」

「先生，」羅別雄回答道，「我們正在思量怎樣的表演我們那快要出臺的某種角色。過些時再來商量你的事吧。」

「唉！」那個人還是不走的說，「我實在等不了了。我也正在思量怎樣的表演我那快要出臺的一種角色——我雖然出過二十年臺，這還是我第一次開口說話呢。」

「怎麼？你做了二十年的「袍龍套」？」坤格說，拉長了他的臉。

「不是，先生。」這位生客板了臉回答。「我一向是劊子手；我是要去演講我這辭退了的職務的恐怖。」

那兩個滑稽藝員駭慌了的望着他。在那廊前太陽地裏，好像落下了一個斷頭臺的黑影子。

「我叫陸雅克。」那個人接着說。「下星期我得到阿悲微兒去試講，可是我有些怕上臺——我從來沒有知道什麼是膽怯的一個人，忽然怕上臺起來，這不是怪？就是在練習的時候，一走上臺，我便覺得手足都沒有地方放了。以前，我幾乎不記得我有手足這東西，可是那時，我的全付精神都注在犯人的首級上了。我忽然想到你們也許肯教給我一個秘訣，也許教一次就夠了。」

「坐下來，」羅別雄說。「幹嗎你丟下你的公事不幹了？」

「因為我發見了真理，」陸說。「我現在不贊成死刑了，那是一種應當廢止的罪惡。」

「是受了你的良心的責備了，唉？」

「對了。」

「好！」羅別雄說，「在這樣的一個講演裏，可以插進去多少富於戲劇意味的話呀！你預備說些什麼呢？」

「講我一生的歷史——我的少年，我的窮苦，我做劊子手時的經驗，和我的懺悔。」  
「妙極了！」羅別雄說。「你那刀下之鬼直跟你上了講臺。你的嗓子裏聲音都發不出來了。你怕得眼珠都從眶子裏凸出來。你喘着氣告饒——你的伸出的手都濺滿了赤淋淋的想像的鮮血。聽衆受了驚心動魄的刺激，婦女們暈過去了，強壯的男子氣也喘不出鼻孔來。」忽然他的肥大的拳澎的一聲打在桌面上，小坤格幾乎從座椅上掉了下去，因為他明白了他的情敵得到了什麼靈感。「我問你！」羅別雄說道，「阿悲微兒的人認得你不認得？」

「我的名字他們是知道的。」

「不是！我要問的是他們認得認不得你本人，你有沒有熟人在那裏？」

「沒有。幹嗎問這話？」

「那裏不會有人認出你來麼？」

「在那樣偏僻的地方，大約不會有吧。」

「你算計起來，一晚的講演可以賺多少錢？」

「這不過是一個小會堂，入場券也賣得賤。大約二百五十法郎的樣子吧了。」

「你有些害怕，你很想遲幾天再出臺，是不是？」

「那當然很好呀，我承認。可是，我又得問，你問這話爲什麼？」

「我同你說爲什麼——我送你五百法郎，你讓我代你去！」

「先生。」

「成不成？」

「我不懂！」

「我忽然起了一個古怪念頭，想扮一次莊嚴的角色玩。好在事過之後，你可以說你

沒有趕上火車——或是你生了病，你可以想出許許多多說明來；人家不用疑心你知道我去假冒你的名字就是了——這責任完全由我一個人擔當。你說怎樣？」

「這得值那幾個錢的雙倍哪，」那人不依的說。

「那兒的話！全城報紙少不了把我開的這玩笑，大載特載起來——全巴黎的人少不了驚異道怎樣我，羅別雄，會借了陸雅克的名字去講演，而且把聽衆的血都駭得凝結了。這樣一來，成千累萬的人，本來再也不會聽見你想到各處去講演這事的，都談論起你來了。這不是給你登一個最大沒有的廣告嗎？而且還要給你錢。末了，我再可以白教給你些上臺說話的方法！願意不願意？」

「願意了，先生！」陸說。

喔，坤格是怎樣的戰慄了呀！要是羅別雄那天的扮演，真和他所想像的一樣，誰還能敵得過他呢？那晚他在戲院的後臺，怪可憐兒的跟着蘇珊走。他穿的是小丑的衣服，他的心可比羅密歐（莎翁悲劇的一個主人）還悲涼。那些聽了他的打諢，拍手叫好的羣衆，



誰也想不到在那深紅色假髮底下的是怎樣浪漫的企慕呀！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激那劇曲家，因為他沒有要他再多賣些力氣。

「羅別雄是怎樣的興奮呀！他是去給他的本領一個大大的試驗，要是他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成功，他再不怕坤格能勝他一着了。他悄悄的，可是很得意的，把他的計畫說給蘇珊聽了，她聲明她要親自去『看那玩兒』。坤格也答應到場。羅別雄通夜不睡的預備他的演講。」

要是你知道蘇珊對於他那快要贏她的希望，是高興呢還是不高興呢，歷史上卻沒有說清楚：有些史家說她這時候對待坤格特別的親熱，因為坤格的抑鬱是比賽茵河還深。

他們都到阿悲微兒去了。

那個城裏的人雖然不見得知道劊子手怎樣的面貌，羅別雄的相貌却不見得沒有認識的人，因此羅別雄的扮相竭力的摹仿陸雅克。到了那簡陋的會堂，辦事人接見了他，

告訴他這晚來聽的人不會少，請他在休息室抽一枝煙，等聽衆到齊了再出臺。

八點鐘一打，辦事人又來了。

「一切都齊全了，陸先生，」他說。

羅別雄立起身來。

他瞧見蘇珊同坤格坐在第三排，忍不住向他們丟了個眼風。

「在座的諸君——」

他開口了，一隻隻的眼都釘在他身上，就是這個「劊子手」的聲音都引起了聽衆的病態的迷惑。男子們把肘子觸一觸他們的同伴，表示他們的滿意，女子目瞪口呆的瞧着他，一半兒害怕，一半兒着了迷。

他那講演的開頭是很平淡的——當他講起那想像的幼年的故事時，還夾了些滑稽的成分。人們忍不住嗤的笑一下，又很不好意思的互相看一眼，好像是說這個怪物怎敢這樣大膽的來招他們樂。蘇珊悄悄的同坤格說：「太活潑了，他的聲調口氣都不頂適

宜。」坤格悶悶的回答道：「等着瞧吧；他也許是故意的欲擒故縱吧！」

坤格的猜度是對的。漸漸的從演講人聲音裏活潑的口氣不見了，滑稽的事蹟沒有了。以後的故事，愈說愈醜惡，愈講愈可憎。全場的人打起抖來了，他們的頭都伸得長長的，沒有血色的臉上的筋都很着急的不止的抽動着。他細細的說那法場上死囚的苦痛，淋漓盡致的講罪惡的詳情，絲毫不遺的描寫劍刀下落前的最後幾分鐘。他力竭聲嘶的叫喊他的悔恨，他那疾首痛心的悔恨。「我是一個殺人的凶手，」他哭着說；這時全場一點聲息都沒有，就是掉下一個針去都可以聽得見。

他說完的時候，誰也沒有拍手喝采——這頂可以證明他的成功了；在靜默之中他鞠躬退下去了。場中依舊誰也沒有動，一會兒，報紙的訪員們急急的起身來往外跑，去報告陸雅克的空前的成功。

羅別維是怎樣的得意呀！坤格的稱頌是十二分的豐盛，蘇娜的含笑的讚美是何等的甜蜜！而且還平白地加了一個欽佩的表示——那是戴浮寧侯爵送進的一張片子，請

他到他的府邸去談話。

「啊！」羅別雄得意的叫道，「貴族的一個請帖，這可證明我這講演的效力了，不是嗎？」

「他是誰？」坤格問。「我從沒有聽過戴浮寧侯爺的名字啊？」

「你聽過沒聽過全沒有關係，」羅別雄說。「他是一位侯爺就是啦。他要我同他談話！這是一種應當心領感激的榮幸。我當然得去走一趟。」

因為有些勢利眼兒的毛病，他得意洋洋的雇一輛車去了。

路很近，一會兒就到了，車停下來時候，他瞧見那侯爺的府邸很簡陋，倒吃了一驚，這實在只不過是一所平常的住宅。一個鄉下人開了門，領他到一間屋子。可是那裏除了一對蠟燭，一瓶酒外，一點都不像要款待客人的樣子。可是那對燭臺却是純銀的。他聽那人說，侯爺忽然有些不舒服，請大夫瞧病來了，求陸先生少少的等一會兒。

羅別雄很誠意的鑑賞那付燭臺，可是漸漸的覺得不如同蘇娜一塊去吃飯舒服得

多了。

很久很久之後，門纔開了。

戴浮寧侯爺是老了——他那龍鍾不堪的樣子，好像走一步路都會倒下去似的。他的皮是又黃又縐，嘴是癟下去了，花白的頭髮只賸稀稀的幾根；在這古怪的臉上生着一雙發異光的眼——那是一個熱狂者的眼。

「先生，真是對不起，叫你久等，」他哮喘的說。「今晚努力的出了一次門很是疲乏了，從會堂回家，簡直不得不瞧一瞧大夫。你的講演真是好極的，陸先生——怪有味的，怪有意思的，我再不會忘記的了。」

羅別雄鞠了一個躬。

「請坐，陸先生，不要站着！我來倒一杯酒給你。可是大夫不准我喝酒，我不能奉陪了。我是一個寒館的主人，看我的年紀面上吧。」

「受到侯爺的寵召是一種恩典，」羅別雄喃喃的說，「一種榮幸，那——是——」

「唉，」侯爺嘆道。「我很快的就要到那人人平等，只有蟲豸是主人的共和國去了。我請你來的理由是要同你談談你那不幸的經驗——尤其是特別有一個不幸的經驗。你在你的講演裏說到了『維克托雷瑣的被刑。他死得很勇敢的，是不是？』」

「我刀子下的人，他是頂有膽量的一個了！羅別雄說，一面喝了幾口酒。」

「啊！一點兒也沒有抖擻像一個堂堂男子漢那樣的走到斷頭機前去的，是不是？」簡直像一個好漢一樣！羅別雄說，其實他什麼也不知道。

「那纔好，」侯爺說：「應得是那樣的！你沒看見過第二個死囚臨刑時有他那樣的勇敢吧？」他聲音裏有一種得意的意味，那是很容易聽得出的。

「我想起他的勇氣來，終身都欽佩的，」羅別雄莫名其妙的回答。

「你當時也欽佩嗎？」

「侯爹，你說什麼？」

「我問你當時是不是也欽佩他的勇氣；你有沒有免去他種種不必有的痛苦？」

「當時一點痛苦都沒有，」羅別雄說：「刀子下去得那樣的快。那：

主人做出一種耐煩的神氣來。『我說的是精神的痛苦。你難道不能想像一個受冤枉的人去受可恥的極刑時是怎樣的一種情緒嗎？』

「冤枉！講到這話，他們誰都說是冤枉的。」

「也許如此。可是，維克托說的是真話我知道他是我的兒子。」

「您的少爺？」羅別雄驚惶無措的說。

「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全世界的人我就只愛他一個他是無罪的，他是冤枉的，陸先生。屠殺他的是你，他是死在你手下的。」

「我——我只不過是法律的一個機械吧了，」羅別雄咕咕吧吧的說。「我是不負他的命數的責任的。」

「你今天的講演說得很精到，陸先生，」侯爵沉思的說，「你說的話我句句都同意——你是殺他的凶手，」我希望這瓶酒合你的口味，陸先生請不用客氣。」

「酒？」這演員喘出一個字來。他跳起身來，渾身的打戰——他明白了。

「酒裏有毒藥，」老人靜悄悄的說。「在一點鐘以內你就死了。」

「老天哪！」羅別雄呻吟道。他已經覺到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的血涼了，他的手足沉重得厲害，他眼前只是一團團的黑影。

「啊，我不怕你！」那老人接着說；「我沒有精力了，我防衛不了自己的身子，可是你的暴力也幫不了你。用武也吧，束手等死也吧，你的生命是限定的了。」

有幾秒鐘他們默默的互相注視着——演員是怕得不能動了，主人面上露出熱狂者的笑容。慢慢的這「熱狂者」從牙上取下膏藥來，從臉上取下裝上去的東西，從頭上取下了一具假髮。

這件事的詳情登載出來之後一個快活的巴黎衆口同聲的說坤格是勝利者，因為羅別雄雖然玩弄了一會場的聽衆，坤格却把羅別雄本人玩弄了。

羅別雄買了那付銀蠟燭臺——那天晚上本是租來的——做送給坤格和蘇娜二



人結婚的賀禮。

## 這個故事可不成

「我知道你是怎樣一回事，」那個單身漢女郎（二）說。「你有一個故事要寫！」我剛同她握過手，放下帽子，在火爐旁坐下，所以我覺得很詫異了。

「我的福爾摩斯！」（二）我嚷道，「這就奇了。我雖然常常見到你，我必須說我想不起來爲什麼……」

「沒有再容易的事了，我的可憐的華生，」她回口說，「我一向看見你一到有工作的時候，你的樣子真是苦惱得可憐。」

像她所有的歸納一樣，她說明之後，事情是最簡單沒有了。

她的受洗的名字是帕屈里夏。她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女子，而且有十七付臉。她一路說話，她的臉就一路變。例如，她沉悶時的臉幾乎醜得難看，她失望時的臉表現着悲劇的意味，她滿面春風的臉叫人摸不着頭緒——還有十四付別樣的臉。要是她不笑話橘花，(三)你也許會中意於她。

「唉，不錯，」我回答道：「我有一個故事要寫——錯了，我應當說：我沒有故事，却又不得不寫一個。我要找一個講愛情的故事；要辣辣的，同時又甜甜的，並且——」

「埃及煙還是美國煙？」她厲聲的說，遞過些香煙來。

「美國煙，」我說，「可是抽着煙我還是可以說話我要一個辣辣的，同時又甜甜的故事；並且要有動人的情調，感傷的風味，和——」

「滿紙的昏話罷了！」她打岔說。「這樣的雨天，你跑來瞎說什麼情，什麼感，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不知道我聽了多惡心。別想你的故事吧；好好的說些話兒，提一提我的精神；我有個把月沒遇見一個男子了。」

「我不是一個「男子」——我結過婚了，」我說。

「你我說話，不要把我當作時髦小姐，要不然我就翻臉了。你以為我要你同我調什麼情嗎？」

「我已經沒有幻想了。並且，我不信你會得調情。你曾經試過沒有？」

「有過一趟。」

「有這樣的事嗎？成功不成功？」

「了不得，」她點一點頭。「再大沒有的玩笑。」

「真的嗎？」我說。「那麼，不用起來做茶。坐在你那裏，講給我聽了吧。」

她就脚交叉着擱在火爐圍上，講給我聽了。

「我從前認識一個人，」她說——「薄柏。那不是他的真名字，可是——」

「我們把他叫作薄柏就算了，」我承認道：「不用把他的真名字說出來。」

「我那時還是個小孩——大約十九歲吧——剛開始學畫。你見到了那時的我也

不會認識的；我那時的樣子真有些怪；我的舉止，懶洋洋的像蒲恩瓊司畫裏的東西；我穿的是奇特的衣裳，我的頭髮梳成這個式子！她裝出她那滑稽的臉來，那是她『十四付別樣的臉』之一。『他說他認得了我，覺得我這人倒很好說話的，他叫我不要把自己裝成一個怪物。要是別人說這話，我就得打他的耳巴子，可是我喜歡狄克。』

『我們已經把他的名字改成『蒲柏』了』我提醒她。

『不錯。我不留心便漏出來了。好在不要緊——他不是你認識的人。他說我的古怪衣裳和我的粗俗的說話不調和，所以我不換掉這樣就得換那樣。我換不了我的說話，我只得買一件平常的衣衫。他就送我一百個奈司託，說是「送給一個好孩子的禮物。」不要以為我對他有什麼柔情；我們只是好朋友，他常說他愛同我來往的原因是我沒有女子的傻氣；他常說我是他最知己的朋友。他只不過二十二三歲——有些地方比我還年青……火棒在你那面，撥一撥爐子裏的火吧！』

『是的，我們做了好幾年的朋友。他到巴黎去後——我告訴了你沒有，你是個藝術

家？——你到巴黎去後，我孤寂得可以叫起來。我寂寞極了！我覺得我的俏皮話再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給他聽了。你有沒有這樣的思念過一個人？一個有些好玩的意思閃的跳進我的心頭，我就恨不得能說給他聽；我就想道，「要是能說給狄克聽多好！」你知道這種感覺吧？我覺得再沒有比想到一個有趣的意思時候那樣的想大叫起來了……我希望你懂得我並不是有什麼柔情？要是你想像我對於他感到的不僅僅是朋友的情誼，我就不講下去了。」

「我完全懂得，」我說。

「自然，我們也通信。可是我寫信從來就寫不好——至少，要是你不聽見一個人的笑聲，就是說俏皮話也有什麼意思呢？他去了有一年。他本來打算去住兩三年，可是一天他來信說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要回來了。第二天下午人就到了；我們是說着「狄克」「帕德」「久違久違！」你知道最初幾分鐘是滿高興的。一會兒我就瞧出來他是有些東西隱在心裏。」

「我說，「你現在應當做的事是坐在那裏，原原本本的說給我聽。你有爲難的事情，我要知道。」

「你真是一個好朋友！」他叫道——其實明明一件像郵政信筒那裏容易看到的事，要是你注意到了，一個男人總覺得奇怪極了；要是一個女人，她一進門就等着我說這句話了。

「是銀錢問題嗎？」我問。

「唉，說起來，」他說，「也可以說是銀錢問題。」

「他有一小注收入，可是我知道他窮得連一鎊錢都想不出法來的日子都有過，我想我也許可以幫助一下，我那時倒很可以滿不在手的借給他五鎊十鎊；所以我問他要多少。」

「一千鎊錢一年的模樣，」他說。

「他這一句話把一切都說明了，我有一下子說不出話來。他只不過是我的朋友，可

是他是一個非常知己的，非常好的朋友，我知道我們以後再不會像從前一樣了……

「她是誰？」我問。

「這問話提了他的頭，他就把她的美點一件件的數了出來，真叫我聽得煩膩死了。她是一個時髦小姐。她同他的妹妹到了巴黎，跟了她去看狄克的畫室。當然吃茶談天了！他承認她對於藝術一點兒都不懂。他說她是有些「女孩子氣」；我想得到她在畫室裏是怎麼一個模樣——說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多好玩』無論看了那一幅畫就說「多美！」

「聽他所講的，她雖則有些「女孩子氣」，她待他可真不好。她也不好好的要他，她也不好好的放他走。不願意嫁一個窮人，却又不願意放棄他的崇拜。那六個月裏，他好像不止的總是一個星期與她永訣了，第二個星期又得到她一封並沒有事的信。她這時回到敦倫來了——這是他回來的原因。他那滔滔不盡的話聽得我頭痛。

「能同你來把這事商量一下，真是快慰，帕德。」他說。



「「嚶，」我說——「好極了！」

「他要知道在我看起來，她喜歡他不喜歡。

「顯而易見的她也喜歡他，不過她究竟是不是喜歡他到那樣的程度，連西肯新登的五層樓上的房子也願意住，我可有些懷疑。可是，最關緊要的是，她配他實在太配不上。我說：

「——就使她肯要你，你現在結婚上算不上算呢？你想清楚了嗎？不要以為我的話有什麼用意，老朋友；我們永不會忘了我們是知己朋友，你和我。你結婚之後，我有時還可以去跟你，同你抽一支煙——要是你的太太讓我去的話——像從前一樣。我是代你的幸福打算。我們真是知心的朋友，狄克——我知道我可以同你說些老實的話：你的結婚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呢？你會不會放低你的理想，不得不畫些『小貓』『寶寶的響鼓兒』過日子呢？你十分相信這代價是值得付的嗎？女子，在跳舞的時候是很好玩的，在江上划船的時候，也不妨調一調情，可是同一個女子在一塊兒過一世，我的孩子——一個人得

想一想他付的代價！」

「當然，他不聽我的話——他說我是一個沒辦法的獨身漢女子，不會懂這些事。」

「要是你自己也曾經愛過，」他說，「你就會知道，要是一個人真愛一個人，所有別的事都不足輕重了。我不管我「放低」的是什麼，我不管代價是多少；我要露西——她就抵得過世間所有的畫了。」

「「嗒！」我說，「不要說沒高沒低的話！老朋友，不要以為我不表同情——你問我要忠告，我不過老老實實的給你些忠告罷了。」

「「你一向是一個好人，帕德，」他說。「可是我沒有問你要忠告——我問你看來她是不是也喜歡我。」

「「喔，至於那一層末，」我說，「我敢說要是你用對了方法，你可以娶得到她的。」

「你應當看見他怎樣的跳起來！用什麼方法呢？」

「「你現在還是要我的忠告了！」我說。「唉唉，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賤了，狄克。」（這

是多糟，不得不告訴狄克他把自己「看得太賤了」我爲了這一層就恨她；可是這是實在的情形。」她只要翹起一個手指來，你就跑回去了。表示給她看你說的話是有決心的。你可以給她一個——勉強過得去的家庭——你是有前程的，要是不讓環境糟蹋掉的話。那就好了！同她說，她得嫁你，或是得與你永遠的分手。」

「他說他同她說過這樣的話。」

「是的。」我說，「說了一次又一次怎麼有用！對她說了，便不要讓步。下一次她一打呼嚕便不要去。這一來她倒就加倍的喜歡你了。」

「我想他覺得很奇怪，我居然也懂得女子的心理；可是我自己也是一個女子，雖然他好像沒有想起來。」

「他聽了這話便高興得多了，我是不要他得到她的，我却在教他怎樣的去得到她，你說好玩不好玩？可是他既然信託我，我也得忠實的對待他；要是他相信我我還給他當上，我就算不了正人了。可是，這實在是好玩——我無論什麼時候想起了就得好笑。」

我却在她的聲音裏聽不出快樂的調子來。她停了一會。

「他過了幾天又走來，」她接下去說，「告訴我他已經實行了。他說她對他說她很喜歡他，可是不想結婚；他就同她告了永別。」

「這一次不要軟得太快，」我說；「你下星期接到她的信，回她幾句客氣話，可坐緊了不要動。」

「自然他接到她的信——恭賀他的畫選進了帝國美術院展覽會，說她星期一的下午去看他的畫。這位小姐去的時候，他沒有在那裏。狄克贏了一着。」

「但是星期一我可倒了霉——他坐在我這裏，我整天的只聽到「露西」「露西」——那只不過是起頭。她有兩三個月沒有動作，他以爲他失掉她了，他軟下來了。他同我說，他常常在房子一路想一路繞圈子的走半夜。只有他的妹妹和我知道這事情——他的妹妹又到班防去了，所以他只對我一個人訴說。算我倒霉不是！可是我真爲他難受——真是爲他難受！他每天早上的眼睛——」

「那個女子又走了一步——她弄到了一個邀她到班防去住一星期的請柬。到這時候他的熱度高得厲害，他想等她一到就向她求婚，可是他的妹妹說「不成」她說頂好的方法是使那女子想他是不大愛她了。我不知道她費了多大的功夫才說服他，可是她把他說得完全相信了，因為他來求我幫忙。

「他說，「阿麗思覺得」——阿麗思是他妹妹的名字——他說，「阿麗思覺得露西到的時候，我應當在那裏，可是對她裝着不大關心的樣子。」

「「要是你去的話，」我說，「那是你最初應當做的事。」

「他說，「她以為要是露西看見我對另一個人有些意思，一切就好辦了。」

「「不是嗎？我一向同你說你讓她太把你拿得穩了，」我說。

「「只是一件不好辦，」他說，「那裏却並沒有第二個女子。你可以不可以去走一趟，成全了我，帕德？」

「我真的生氣了！要我去做——我的意思是說這未免太把——這實在是太過分——

一點了！

「他即刻便極端的抱歉。我從沒看見一個人這樣吃驚過。」並沒打算得罪我——我們是這樣的知己朋友所以他想不到我會生氣。」他說他求我就像他求阿麗思一樣，只不過阿麗思是他親妹妹，求她沒有用。他不止的說他真對不住我，把我得罪了——他的神色驚異得真厲害！

「到頭我說我願意去。要是你聽見他的話，你就會懂得了——聽他的說法，這是一件極小的小事，我的生氣好像太不可思議了。」喔，我說，「我不在乎——要是你用得着我，我同你去，和你談談話好了！有什麼不可以？」

「我去了，他對付露西真是妙——一種很客氣，很和藹的態度，把她的眼給打開了。藍眼睛——洋娃娃的臉，金黃頭髮，她只需加一張字條——「我的衣裳去得掉！」就完全了。可是她確實是很好看——沒有什麼毛病除了她沒有腦筋。阿麗思邀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來陪她進去午餐，狄克陪了我。在午餐時，露西很不高興我。飯後狄克領我去看

後園，回來時我在他的鈕扣裏插了一朵花。露西顯得很有些煩悶。晚上在月光中，我幽然的說現在到江上去够多美——露西的眼光好像希望我淹死在江裏才好。

「我們去了有一點鐘。怪——我們以前從沒有一塊兒到江上去過。他沒有時時說着她；他談他的作品，我的作品——我們有很多相同的東西……這實在是末了一次我們在一塊好好的談了一場話。

「唉，他自始便佔了上風！我們去了不滿兩天，他告訴我他們已經訂了婚了。

「「哈！」我說。「恭喜恭喜，老朋友。」

「「你真是一個好朋友，」他說，「要是沒有你，她也許永久不會認清自己的心志。我真感激你，帕德，我真想吻你一下。」

「「喔，去你的吧！」我說——「我是不談情感這些東西的。」」

獨身漢女子的聲音有些打戰了。她又停了一下。

「可是我大大的調了一次情，」她侮慢的說，「在她看着的時候；這玩笑真開得有

趣。他們秋天結的婚。我現在從不見到他了，可是他却在把「小貓」「寶寶的響鼓兒」賣大價錢了……這是喝茶的時候了。唉，你要想一個故事，我却講了一個給你聽。這個你當然用不了！這一點都沒有感傷的風味不是？」

「這實在不成，」我說，「這故事太滑稽了。」

我回答的時候把眼望着壁爐的火焰，因為知我道她是在哭了。

註(一)單身漢女郎 (bachelor girl) 並不是僅僅沒有出嫁的女子，而是舉止行動嗜好都與男子有些相近的女子。

(二)福爾摩斯和華生當然就是誰都知道的福爾摩斯偵探案中的主角和配角，備用着來互相調侃的。

(三)橘花是婚禮時新娘戴的花。



## 元旦日的晚餐

人家都叫他們倆「一對孩子」，因為他們簡直不知道生活是怎樣一會事；就是在放縱不羈的藝術家隊中，計算生活算得是頂不講求的一項了，他們的麻麻糊糊還惹人吃驚。實在他們不是小孩了——他們已經結婚了三年，雖則你看他們形影不離的親密樣子，你會當他們是剛結婚的新夫婦。

仇靈和仇麗脫發生了戀愛，他們倆就歡歡喜喜的跑到市政廳去結婚，好像牛排羊排只要在波脫旭蒙公園中樹枝上摘着就是；從那時起他們的家就在屋頂下的畫室裏，常常窮到一個錢都沒有。真的，要是沒有門房郭啞太太時常的周濟他們，他們少不了在

屋頂間挨餓了。可是，他們相信仇靈的畫將來會使他出名，仇麗脫編的童話有一天會像安徒生的童話一樣的人人都知道。因此他們笑着，畫着，寫着，把他們的錢花在糖果上，沒有省下來買麵包；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他們就互相吻着，說「好運氣就要來了。」人家都叫他們「一對孩子，」你已經知道了。

可是仇麗脫帶了那隻捲毛小狗回來的時候，連好脾氣的郭破太太都不耐煩了。

十一月裏一個下雨天的下午，她在逸脫里路找到了它——一隻走失了路的，滿身泥濘的，不幸的捲毛小狗——她立刻就抱了它回家，預備給它洗了澡，養它。再有比這還自然的事麼？這是世間頂自然的事了，因為她是仇麗脫啊。可是郭破太太反對一個狗在牠樓梯上跑上跑下，好像狗就是獅子似的。她着了惱了。

她嚷道：「這一家的住戶只有你們倆頂糟——你們非但老欠着房租，還得我自己掏腰包來養活你們——這樣還不夠嗎？難道你以為門房是天上降下來的天使，她養活了你們不算，還得養活無家可歸的狗麼？」

「親愛的，慈悲的郭破太太，仇麗脫哄她道：『你漸漸的會愛這小東西，好像它是你自己的孩子一樣！你瞧它多麼信託你的對你望着！』」

「真的」仇靈接着說：「它好像已經同她熟識了！真奇怪，一個狗很快的就看出了好心人來。」

「好心也罷，不好心也罷，」門房說，「老實告訴你們，我不答應這樣的胡鬧。這個狗不能獸在這裏！」

「留神些，」仇麗脫懇求道，「我求你留神些，爲了你自己的好處；要是你真要知道真相末，它是一條仙狗！」

「你說些什麼？」郭破太太問。

「它是一條仙狗，要是我們不好好的看顧它，我們就得受磨難。不要忘了「住客，門房，和獅鼻狗」的歷史！」

「我從沒聽見過這樣的歷史，」郭破太太回答；「我也不信有這樣一段歷史。」

「她從沒有聽過「住客，門房，和獅鼻狗」的歷史，多怪！」仇麗脫叫道。「喔，那麼聽我說，郭太太！以前某一個時期，一個地方有兩個住客，一個年輕的丈夫同他的妻，他們窮得很，常常靠慈悲的門房給他們一餐飯。」

「他們也把好好的銀錢浪費在糖菓和鮮花上的嗎？」郭太太問，竭力的裝出嚴厲樣子來。

「也許有的，」仇麗脫坐在桌上，抱了那腌臢的小狗在她膝上，承認道，「因為他們雖然是我們故事裏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不能說他們是頂懂得世故的。唉，這位門房，鎮天的上樓下樓，常常腰痛，因此有時細微有一點兒脾氣。所以當那兩個窮住客，自己已經够困難了，再抱了一個無家可歸的獅鼻狗回家，她怎樣的鬧得人仰馬翻，你就可以想見了。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郭太太咬定的說；「她鬧得人仰馬翻，那就完了！」

「對不起，親愛的郭太太，」仇靈插進話來，「你把兩件事混在一起了。我們現在

聽的是那個獅鼻狗的真事情，不是這個捲毛狗的未知的將來。」

「對了，」仇麗脫說「她鬧得人仰馬翻，她說這獅鼻狗得滾出去，可是末了她對它心軟了，歡迎它了。以後，你知道什麼發生了？原來這個狗是一個神仙王子變成的，他後來賞給他們財寶和幸福。那少年人的畫立刻就掛在藝術展覽會裏了——我剛才說了他是一個藝術家麼？那少女的故事——我告訴了你們她是寫故事的麼？——非常的流行，把牠喜歡得頭都弄糊塗了。那個門房——那親愛的，慈悲的門房——變成了一個美貌的宮主，一生再不用爬樓梯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不應當阻止住客養一個狗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人們叫你們「一對孩子」是不錯的，」郭硤太太說，「我們知道的就是這個！好吧，好吧，養你好狗吧，你既然這樣的決心；只是我預先警告你，要是它給我添了麻煩，我立刻就把它宰了去做香腸！我勸你快快的洗它一洗吧，我從沒看見過比它還腌臢的小畜生。」

仇靈和仇麗脫高高興興的動手來洗它，洗過吹乾之後，狗的樣子完全不同了。它雖

則沒有真的變成一個王子，他却變了一條極時髦的捲毛狗。顯而易見的它是一條高等階級的捲毛狗，捲毛狗裏的貴族。它的變化這樣的大，它的救援者又生了新的害怕。他們怕他們留它在家，也許有些不正當——也許有一個貴婦人正爲了失掉了它在傷心呢。

果真不錯！幾天之後，省格洛來看他們，說起道：

「不錯，我聽說你們找到了一個捲毛狗，有這會事麼，孩子們？一定就是人家登廣告尋找的那條捲毛狗吧。瞧！」他拿出一份報來，裏面說如有人將狗送回，必有「重酬」那失去的狗同他們所找到的簡直一模一樣。

那賞格所說模樣既然同他們找到的一樣，這對孩子再沒有懷疑的餘地了，那天下午仇麗脫抱了狗送到一所高大宅子前面，原來就是大樞伯爵夫人的私第。

一個下人捧了狗進去，叫她立在一間大客廳裏等一會。一會兒另一個下人叫她跟他上樓去。在一間大客廳裏——那大客廳的華美是仇麗脫從沒有見過的，除了在小說書裏——伯爵夫人躺在一張小坑上，捲毛狗抱在牠的懷中。

「我真感激你送回我的乖乖來，」那貴婦人說：「我前兩天的痛苦真是難受啊，淘氣的，淘氣的臘星！」牠裝出要打狗鼻子的樣子來。

「我懂得你的苦，伯爵夫人，」仇麗脫非常跼促的說。

「你在那裏找到它的？一向餵得好，招呼得好嗎？我希望它沒有睡在風頭裏？」

「喔，伯爵夫人，我們餵它像餵一個心愛的孩子一樣。當然，不能像府上那樣的精緻，可是……」

「你真是好，」伯爵夫人說。「我真算徼幸，我的臘星落在這樣好人的手裏。至於酬報，你想要多少錢？」

仇麗脫不好意思了，囁嚅的說：「謝謝你，伯爵夫人，可是我們不能受你的錢。」

「怎麼？」伯爵夫人豎起眉毛詫異道：「你們不能受我的錢，爲什麼？」

仇麗脫說：「做了一件誠實的事情就收錢，未免太下流了。不錯，我們不願意交出這狗來——我們漸漸的愛它了——可是，把它交出來換錢，那是萬萬不能的。」

伯爵夫人樂了。「這孩子多怪！你說的「我們」是誰——你和你的父母嗎？」

「不，」仇麗脫說：「我的父母已經在天國裏了，伯爵夫人；可是我是結了婚的人。」

「你的丈夫一定也住在天國裏！」伯爵夫人說，因為她是很漂亮的女人。（她的意思是說她的丈夫有他這樣的妻子，一定幸福得像神仙似的了。譯者註。）

仇麗脫不承認道：「啊，雖然我的感情很熱，我的食量也不小。他又不富：他是一個畫家」

「過兩天我一定去看他的畫去，」大楯伯爵夫人回答說，「請你把住址給我——相信我是非常的感激！」

用不着說，仇麗脫出了門，一路跳着回去，好逸騰雲一樣了。這樣大人物的愛顧的示意，在她開了樂園的門，在仇靈看來，這個期望也同樣的眩目。整整有一星期他們沒有談別的事，只是說大楯伯爵夫人的來訪，并不疑心漂亮的太太很快的應允一件事，也常常同樣快的忘了她們的應允。



一星期，兩星期，一個月過去了，末了他們的希望消失了；他們不再夢想着一輛雙馬車載着慈善的夫人直衝到他們的街上來。還有更糟的是，郭硤太太不再容忍他們的胡鬧了。實在是她沒有饒恕仇麗脫，因為她不肯收受送給她的酬報。他們不肯受錢的那種要體面的意思，不是她能夠了解的，現在他們又欠了房租了，她的嘴就沒有管束了。

「在我看來，送回一條狗受人的錢比欠房東的錢總比較名譽些，」她埋怨說。「你們記着了，要是正月初一沒有錢拿出來，你們就得動身上頭有命令給我，我只有照辦。正月初一，孩子們，你們得交租，不然就動身！你們以後怎樣的收場，只有老天爺知道了，可是那不關我的事。我想你們得像樹林中的孩子們那樣的活活的餓死，因為你們的不配謀生正好像一條牛的不配飛。」

他們安靜的回答道，「親愛的郭硤太太，幹麼這樣的替我們着急？正月初一離現在還有一個多星期呢。一星期內我們也許賣掉一張畫，或是幾篇童話——一星期內許多事情會發生呢！」那天下午他們在大街上晒太陽，就是他們變成了百萬家私的富人也

不能比現在更閑暇了。

可是，在下一星期內，他們沒有賣掉一張畫，也沒有賣掉一篇童話，元旦日却毫不留情的按時的來臨了，我們大家都記得。

清晨很早，郭破太太爬上樓梯到屋頂間——她的手臂很嚴厲的交叉着，討債人的眼光從她眼中直射出來——她聽說仇麗脫已經出過門了。（要是你肯信我的話她是出去把她最後的兩個法郎浪費掉了，買了一個可笑的領結送給仇靈！）

『阿哼』門房嚴厲的發言道，『你的丈夫在那裏我約定了今天來取租的；想來他一定已經預備妥了，放在火爐架上了吧？』

『他現在不在家，』仇麗脫諂媚的說，『抱歉得很，我們有了些失望的事情。事實是我懷着極大希望的一篇故事，它的結構裏有些毛病——中間得放寬些，結尾得收進些。我修改一番之後，我相信一定能合有些報紙的意。』

『這真是不由得叫人不生氣！』郭破太太嚷道。『你已經清清楚楚的知道了，什麼

都說過了——你們今晚得搬出去！我多給你這天的期限；可是六點鐘一到，你們立刻就動身，要不然就得把你們趕出去——不要希望我今天再送東西上來給你們吃。你們就是要一塊麵包皮也沒有。你那裏新買來的是什麼東西？

「這是送給仇靈的一點小禮；我乘他沒醒，就起身去買來，想給他一個想不到的愉快。可是我回來時，他已經出去了。」

「禮物？」門房叫道。「你沒有錢買吃的東西，你還買一件禮物給你丈夫幹嗎？」

「幹嗎？」仇麗脫很驚奇的跟着說。「因為今天是新年元旦啊！這叫我想起來了——我恭賀你新年大吉，郭太太；希望你有多多年的福享！」

「好聽的話抵不了賬，」郭太太疾聲的說。「我一向太寬容了——我在房主面前也得顧全我的名譽。六點鐘，記住了！好像火上還得加油似的，不遲不早的正在這時仇靈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個花球！」

看仇靈把玫瑰花送給仇麗脫，看仇麗脫把那可笑的領結送給仇靈，是很可愛的一

齷齪的小喜劇，你一生一世也不見得會看到第二次的。

『老天爺！』郭太太氣得滿臉紫漲，話都說不出來了。『幸而你們快動身了，先生

——瘋人院纔是你們頂相宜的住宅！你沒有東西吃，你却買玫瑰花給你的老婆幹嗎？』

『幹麼？』仇靈很驚異的跟着說。『因為今天是新年元旦呵！乘這機會我恭賀你新年大喜，郭太太——希望你的將來像仇麗脫的眼睛那樣的光明！』

『六點鐘！』門房又申說，她非常的生氣，只能勉強的發出聲音來。『六點鐘你們得出這個門！』她的氣無處發洩，非常用力的把門一摔，六七幅倚在牆上的畫都倒下來了。

『這真妙不可言了，』她走後仇靈說。『寶貝看來我們今晚得睡在蒲龍尼公園裏，用月光做被子了。』

『至少你有一個舒服的枕頭，好人！』仇麗脫把他的頭拉到她的胸口說。

『我的安琪兒，愛立賽大街的枕頭，沒有比這個再溫軟的了。現在櫥裏既然沒有早餐，我提議我們接吻當早點吧。』

「呵，仇靈！」仇麗脫輕輕的叫着，同時把他裹在懷中了。

「呵，仇麗脫！」好像那天早晨他們纔結的婚。

過了半晌，仇靈放開了她說：「可是，老實說，你的吻不像大菜那樣的吃得飽；你的吻是頂精美的小吃——叫人愈吃愈想吃。」

他們還在那裏調情，省格洛直撞進來向他們賀年來了。

「近來好嗎，孩子們？」他說。「看來你們好像在度蜜月呢，我敢說！是不是我現在來的不巧，還是我可以同你們一塊兒吃早飯？」

「你來的並沒有什麼不巧，老朋友。」仇靈回答說：「可是我不能邀你同我一塊兒吃早飯，因為我的早點只是仇麗脫的嘴唇。」

「我的天！」省格洛道。「原來你破了產了？唉，在我這不走運的生命的過程裏，比你的差一萬倍的早點，我都用過呢。」

聽了這句話，仇麗脫面紅得像新嫁娘一樣了，仇靈竭力的裝出飽經世故的人的樣

子來。

他說：『請問；我們的房租有些困難——你能不能借我一個路易？』（路易法幣名，平時約合華銀十元。）

省格洛是一個好人，把他的衣袋都翻出來了，可是他只找到了一個蘇。（猶之一個小錢兒。）『真討厭！』他叫道。『我要是有一個路易，我很願意借給你們，只像一張香煙紙一樣，可是你們看見我的情形是怎樣了。信我的話，我不得不拒絕你，連我的心都碎了。』

『你是一個有義氣的伴侶，』仇靈非常感動的說。『今晚到這裏來，同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吧，我們來舉行一個同樂會開始我們的新年。』

『唉？可是今天沒有晚飯吃了，』仇靈脫心怯的說。

『不錯，』仇靈說，『今天沒有晚飯吃了——我忘記。但是——誰知道時間長着呢；我許可以想出一個方法來。也許我能在屈立郭屈郎那裏借到些錢。』

省格洛回答道：『好極了，我是一定來的！要是我沒有聽錯，我聽見屈立郭屈郎的聲

音就在樓梯上。」

他的耳朵並沒有毛病；正在這時間屈立郭屈郎同皮徒進來了。

「恭禧，孩子們！」他們叫道。「一向好麼？希望新年給你們榮譽和金錢！」

「希望你們也這樣，親愛的郭斯泰夫和尼古拉司，」孩子們叫道。「希望你的詩和你的音樂照耀得賽茵河都燈紅了，希望省格格洛得了大名，同你們倆造銅像。」

省格格洛接着道：「在那個時期沒有到之先，你們誰能找到幾個法郎？這裏正在等用呢。」

仇靈解釋道：「我們的房主和我們有些意見不同；我們以爲他應得等一等他的房租，他却不同意。要是你們能借我們十五個法郎，我們也許有一個調和的方法。」

這位詩人同這位音樂家也像剛纔那位雕刻家一樣，很大方的把他們衣袋裏子都翻出來了，可是他們發見了他們的資本比他還少了一個蘇。他們在承認他們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眼淚都湧進眼眶裏去了。「我們一點都沒有，」他們呻吟說。

「我們慈善的好朋友，」仇靈叫道「你們的同情心就是一件偉大的禮物了，今晚來加入我們慶祝這個日子的小小的晚餐會吧。」

「我們願意極了，」屈立郭屈郎和皮徒說。

「可是——可是——」仇麗脫又吃吃的說，「那裏來呢，這個晚餐——並且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又在那裏呢？」

「唉，我們的住址是在天神們的膝上，」仇靈承認道，「可是一息尚存，希望也不絕的，也許我能向拉榮尼借幾個錢。」

不多幾分鐘後，拉榮尼也到屋頂閣來訪問他們了。「啊哈，」這個不得意的小說家看見了許多人，說道「幸會幸會！孩子們，弟兄們，希望今年你們的酬報抵得上你們的才情——希望法蘭西尊崇你們的天才！」

「希望人們尊敬拉榮尼爲新的巴爾扎克，」大眾都叫道：「希望他的住宅在熊才里，他的名字在人的口中！」（巴爾扎克是十九世紀法國的極大的小說家；熊才里



賽是巴黎最闊氣的街道。）

說來雖然好像太奇怪了，拉榮尼卻也同其餘的人一樣的一錢莫名；他那樣的抱歉不安，仇靈深深的感動了，說：

「今晚來吃晚飯罷，拉榮尼，我們大家來公敬藝術之神一杯酒！」現在有了四位人被邀來吃那毫無辦法的晚餐。他們的朋友走了之後，他們想着了這未來的愉快，高興得拍手了。

「今晚我們多快樂！」仇靈嚷道：「剛纔我們還在說我們要在公園中過一晚呢！可見一個人無從知道一點鐘裏會發生些什麼事故來。」

「對啊，對啊，」仇麗脫高高興興的承認，「至於那晚餐！」

「最早也得到九點鐘纔用得着。」

「現在只不過中午，真的，還有好些好些時候可以讓事情發展出一個辦法來。」

「正是啊。在這樣長的時間裏，天上也許掉下蘑菇來呢，」畫家說。於是他們把椅子

拉近火爐些，假裝着他們並不餓。

時光慢慢的過去了，太陽光消歇了，雪片紛紛的在巴黎城上飛舞。可是沒有蘑菇從天上掉下來，漸漸的爐火不旺了，滅了，再去討些煤炭是不可能的，仇麗脫微微的打了個戰。

「你冷了，好人，」仇靈嘆道。「我到床上去拉張氈子來，裹你在裏面吧。」

「不要，」她輕輕的說，「把我裹在他懷裏吧——那樣好多了。」屋頂間漸漸的黑了，雪愈下愈大了。

沈默了好久之後，仇麗脫開口道：「我有一個幻想，這正是一個神仙應當來到的時候了。讓我們瞧一瞧她是不是在來了！」

他們到窗口去張望了一會，可是在暮色溟濛裏並不見有神仙的形蹤；只看得到一個打估的，在繞他的圈子。

仇靈叫道：「我說，你的神仙之外，要算他來得頂巧了，我去把我的一身夏季衣服和

我的那件天鵝絨褂子賣給他。我要一件天鵝絨褂子，幹麼咖啡和雞子兒賞心悅目得多了。」

仇麗脫答應道：「我很可以省去我那頂最新的帽子——實在那是一件多餘的障礙物。要是我們送郭太太一件小東西，算作講和的禮物，那也許讓我們在這兒住到天早晨。」

「這是一個多妙的主意！我們非但要預備好一晚的住宿，還得籌畫着請客的款項。快些收集起我們的衣服來，寶貝，讓我一面提高了嗓子叫喚得他聽見。唉！唉！」

叫了一陣，那打估的居然把眼光抬到第五層樓上來了，幾分鐘之後，仇靈和仇麗脫跪在一堆衣服的前面。一件件的舉起來給他看。

仇靈說：「你瞧，先生，這身漂亮的夏季衣服，這幾乎和新的一樣。我有些捨不得賣掉它了。我們說這一身漂亮的夏季衣服值多少吧？」

那買舊貨的很輕視的翻了幾翻。『把鞋子給我看，』他提議，『鞋子我們纔有買賣』

做。」

「唉呀！仇靈回答道，『我所有的鞋子就穿在腳上了，我們再來賞鑒賞鑒這身衣服吧。你說值多少——十個法郎好不好？』」

「你發了瘋嗎？你是癡人嗎？」買舊貨的回答。『一個冒失鬼也許可以給你十個蘇。我們還是談鞋子吧！』」

「我可不能光了腳走路啊，」仇靈勸告道。『仇麗脫，我的心肝，你會不會碰巧有第二雙鞋子？』」

仇麗脫怪可憐的搖了搖頭。『可是，我有一頂飾着延命菊的帽子，』她說，『你看，先生，這些菇朶兒的嬌嫩的顏色！多自然，多精緻！它們叫人夢想到森林中的情人的相愛。我願意把它換五個法郎。』」

「從我手裏，我罰誓你不用想換去！」打估的人說。『鞋子，』他請求道，『爲了上帝的愛，鞋子呢。』」

「搗亂，你對於鞋子的感情多熱烈！」不幸的畫家呻吟道：「它們包圍住了你的心，它們弄拗了你的判斷力。難道除了鞋子你就想不起別的了嗎？瞧，我們看這件展覽會的珍品——一件天鵝絨的褂子！這樣的一件褂子給人一種偉大的神氣，穿了這樣一件褂子一個人不能覺到飢寒的壓迫。我承認，它的肘下是白了一些，可是這樣的光線是頂動人的。再瞧這質料——像一個乖乖的面頰一樣的柔軟！」

那一個人冷冰冰的用手翻了幾翻，孩子們纔知道了他倒底並不能算是神仙的替代人。他們瞧着他，他們的心一路的沉下去了，門忽然的開了，門房跌跌衝衝的跑到門口。「先生，太太！」她喘氣的說，她那恭而敬之的神氣使他們互相瞪大了眼望着。

「怎麼啦？」

「一位客人！」她靠在牆上，力氣都沒了。

「誰啊？」

「大楯伯爵夫人！」

果然！伯爵夫人倒底沒有扯謊，現在她繾綣繾綣的走進來了，打估的人還沒有能走掉臉像一張新畫布那樣的雪白，仇靈慌忙向前去迎接她，因為太慌張了，一條褲子還掛在手膀上。「伯爵夫人，這種榮幸！」他結結巴巴的說；竭力的要粉刷他的貧窮，又說，「一個人的衣裳愈積愈多，真的，在一個小家庭裏，簡直沒有地方……」

「先生，我也感到過同種的不方便。」伯爵夫人和氣的說。「你的可愛的夫人非常好，的邀我來看看你的畫；瞧——我的小臘星也來恭賀他的救命恩人們的新年大喜了！」

我這歷史家的名譽可以做保證，他真的帶了大喜來了！在他們回去以前，她請他代她畫一張像，說定送銀一千法郎，又買了兩幅風景畫，也送銀一千法郎，第二天就交來。等到省格洛，屈立郭屈郎，皮徒，拉榮尼來的時候，他們以為事情一定糟到極頂，誰知道他們很驚奇的看見孩子們正繞着屋頂閣在跳舞呢！他們自己的聲音就算舞蹈的音樂。

他們把事情說明之後，他們大家怎樣的歡呼！怎樣的每人都答應了通融一筆很大的借款！他們怎樣高興的跳舞！他們直到跳舞完畢後，仇靈和仇麗脫纔想到，他們雖然明

天早晨要發財了，今天晚上還是一個大都沒有。

「唉呀！究竟是沒有晚飯吃，」仇靈呻吟。

「對不起，晚飯在這裏了，先生！」這大聲嚷的是郭破太太，她送進一席御宴似的酒菜來了。「怎麼，豈有大楯伯爵夫人所尊敬的藝術家會得沒有晚飯吃的道理？肉湯，先生；烤羊腿，先生；小圓餅，先生；菓子，先生；每一位一瓶好酒！」

啊，他們怎樣盡量的暢飲狂吞啊！怎樣的歡呼震動了屋瓦啊！孩子們沒有忘了這一切一切都是小狗的賜與。仇麗脫滿面堆笑的舉起她的酒杯來，她說道：「先生們，我請你們慶賀仙狗一杯酒！」

## 拿龍先生的外遇

無論什麼時候，人們談起他——我們姑且叫他「拿龍」吧——提起他的小說，他的方法，他的怪癖的才能——一定有人會說，「他和他的太太真是一對好伴侶！」——你準會聽到的。每一次我聽了這句話，我就想起他那晚上同我說的事——我記起了我受的驚駭。

最初，我沒有希望什麼。我進去的時候，他的太太說，「我恐怕他今晚熱鬧不起來；他得給民聲報寫一篇短篇小說，可是想不起一個題目來——他今天絞了一整天的腦汁了。」我非但沒希望會受到什麼感情的衝激，我還說不如改天上他們家去吃晚飯吧，可



是她又不肯放我走。她說，「他在你的談話裏也許找到一個題目，那麼你去後只消一點鐘就可以寫下或口授下一篇小說了。」

我因此沒有走，吃過飯他躺在一張躺椅上，埋怨那使他做一個著作家的命運。客廳是與他的書房接連的，從打開的門裏就可以望見他的書桌——她同他放好在那裏的一疊紙，亮着的燈，和一堆香煙。我知道她希望這幅小景可以鼓起他的精神來，可是顯而易見的，他早就不在想那篇小說了。他談的是巴黎頂新鮮的一件暗殺案，因為案情的離奇，連巴黎的報紙都大載特載的——他接着談的是大學的一個講演，雷甘的藝術，以及種種色色的東西，只是不說起他的工作。前廳裏的電話鈴子響了，拿龍太太站起身去接電話。「喂！喂！」

她沒有回來。說話停了一會，他又輕輕的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不認識的人打電話來告訴我一個故事的情節？」  
「怎樣？」我說：

「這話好像瘋瘋癲癲似的，唉！可是以前有過這麼的一次——也在這樣的一個晚上，正是我的腸子枯得什麼都搜索不出來的一晚。是真的！從萬籟無聲之中一個女子告訴我一件美麗的故事。自然，我沒有用它，我也不知道她自己用了沒有；可是我從沒有忘記。有好些年我一聽了電話鈴響就不能不打抖。就是現在，我在深夜工作的時候，我還希望聽見她的聲音呢。」

「這故事有這樣的神奇麼？」

他望了一望書房，好像探看清楚了他的太太不要從前廳走進了書房去。

「你能不能相信一個人會漸漸的愛——溫存的，真摯的愛——一個從沒有會見過的女子？」他問我。

「我不大懂你的話。」

「我一生只真正的愛過一個女子，」他說——「然而我沒有瞧見過她。」  
我有什麼話回答呢？我只好望着他。

「實在，這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他問。「我們愛的是臉呢，還是性情呢？我可以賭咒，就是我們在一塊兒擁抱着談過心，我知道她的性情也不能比現在更清楚了。她的一切我都知道，只除了一個生客可以在介紹的時間知道的那些瑣屑無聊的小事——如她的高矮她的皮色，她的名字，她的結了婚沒有。這些事我從沒知道過。可是她的嗜好，她的同情，她的心靈，這些，一個女子的祕密，我知道得像她自己一樣的清清楚楚。」

他躊躇了一回。

「我處的地位很困難。要是我說的話像是指摘我太太的不好，我得是一個渾蛋；要是我讓你去想我們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幸福，你就不會懂得我正要講給你聽的這件事的重要了。我只說這句話；我們的蜜月還沒過完，我已經使她厭煩死了在我們訂了婚的時候我同他談的是我心中的她的幻像；在我們結了婚的時候我同她談的是我對於我的藝術的信仰。這變化大大的給她一個驚駭。她覺得心寒了，氣都沮索了，話都說不出來了。我希望她以我的興趣為興趣。可是她聽了我的談話的回響只是打呵欠——和哭

泣。

「喔，她的眼淚！她的時時刻刻的眼淚！那眼淚淹沒了我對於她的愛！

「哲學家是環境造成的，不是天生的；最初幾年我竭力的抵抗着。我要的是一個伴侶，一個可以說知心話的人，然而我從沒有覺得比那時更寂寞了。

「我們那時住在宋對街的一層樓房裏，電話就在我的書房裏。一個深夜，我正坐在那裏出神，鈴子驚起了我來；一個聲音——一個女子的聲音，說：

「我寂寞極了；我要同你說一會兒話再去睡。」

「我簡直形容不出來，那忽然從遠處來的求告，是怎樣的神奇。自然，我知道是接錯了號碼，可是這好像從城中遠處，一個沒名的心靈給了我自己心中的呼聲一個回響。我依了當時心中的一個衝動，說：

「我也非常的寂寞——我相信我正在等你。」

「一會兒沒有聲音之後，她氣餒的問道：

「你是誰？」

「並不是你想同他說話的那個人，」我告訴她。「可是也是一個渴望你同他說話的人。」

「我聽見了輕輕的笑聲。「多可笑！」她說。

「慈悲些吧，」我接着說，「我們倆都是煩惱的人，命運明明的要我們互相給予些安慰。這絕不至於連累你受禍，因為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不要走，同我談五分鐘吧。」

「你要我談些什麼？」

「喔，談你我倆都感到興趣的那個題目——就是你自己。」

「過了一會她回答道，「我在這裏搖頭呢。」

「你的心太硬了，」我說。「要是能看見你搖頭到還吧了。可是我連這一點補償也得不到。」

「又停了一會，她的聲音又在我耳朵裏了：

「我同你說我怎樣辦吧——我可以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我更願意聽實事，」我承認道。「可是，要是必須在你的故事和你的沉默裏選一樣，自然我選你的故事。」

「我恭維你很有鑒別力，」她說。「你現在舒服不舒服——你坐好了沒有？」

「我帶笑的坐下了。」馬丹——（二）

「她不作聲。」

「我又說，「馬丹莫賽——」（二）

「還是不作聲。」

「唉，至少告訴我，在我聽的時候，准不准抽煙？」

「她笑了：「你的禮貌倒不短！」

「不短末多長呢？」（二）我急急的問：

「可是她連她在那一區裏面說話都不肯露出來。「聽吧！」她下了命令——開始

說了。

「這是一對情人保羅和露莎夢的故事。他們本是要結婚的，不幸露莎夢卻早死了。在她快斷氣的時候，她給他一縷他常常吻着的美麗的黃色鬚髮。」再見了，我的愛人。」她輕輕的說；「在你未到以前，天國裏是毫沒味兒的。不要忘了我是在等你，不要變了心。要是你對我的愛淡了，你會得瞧見那縷鬚髮的顏色也淡了。」

「那個冬天，保羅每天到她墓前去供花，去啜泣。到了春天，他時常去供花，去長嘆。到了夏天，他出了錢，央人去供花了。有時，他看一看已故的女郎的鬚髮，他覺得好像比從前淡了些似的，可是他現在既然不大拿出來看了，他很容易的安慰自己說是看錯了。」

「不久他遇見一個女子，又覺到了幸福；冷風把露莎夢墓上的枯萎的花兒吹走了，只賸了些不毛的黃土。一天保羅的妻在他的書桌抽屜裏找到遺忘在裏面的一個小包。他還沒來得及阻止她，她就很含醋意的打開了。保羅恐怕她見了裏面的東西會難受，很着急的瞧着她。可是一霎時後她笑起來了。「我多傻！」她說——「我只道是你愛過

的什麼女子的頭髮呢！原來那辮髮是雪也似的白了。」

「她那段想入非非的故事，」拿龍接下去說，「講得那樣的鄭重，我就是學也學不像，給我一個很深的印像。我沒有批評，我也沒有稱讚她；我只說：

「你是誰？」

「那個末，」她警告我道，「是一個萬不可問的問題。唉，你還覺得厭倦嗎？」

「不覺得了。」

「感到些興趣嗎，些少一點點兒？」

「很大的興趣。」

「我也覺得比剛才快活些。現在，晚安吧！」

「等一會，」我求她。「請告訴我什麼時候再可以同你談話。」

「她遲疑了一會。我可以同你說，我就是握了一個女子的手在等候她的回答時，也不能比等候這位看不見的女子的回答時更加着急了。「明天吧？」我催促着。「一早就



不好？」

「清早可不方便。」

「下午怎樣？」

「下午簡直不成。」

「那麼晚上吧——還是這時候？」

「也許，她支吾的回答——「要是我有功夫。」

「我的號碼是」我告訴她，「五四二一九。你能不能現在寫下來？」

「我已經寫下了。」

「請你說一次吧，免得有什麼錯誤。」

「五四二一九。對了吧？」

「對了。我很感激。」

「晚安。」

「晚安。睡好了。」

「你也許以為我第二天想起這事來，不禁失笑了吧？以為想起了前一天引起的情，覺得荒唐了吧？那你就錯了。我愈想愈覺得奇怪；我等候晚上的約會那樣着急似的，真連自己也沒料到。我們只談了二十分鐘的話，誰也見不到誰——也許隔開了半個巴黎城；而且這一晚我也不會有比較實際的希望。可是一個人等候一個約會——一個親熱的擁抱的約會——的苦痛的經驗，我這天都感到了。這是什麼會事呢？我真莫名其妙了。一見了而便墜入情網的可能我是懂得的；難道電話上一個心靈也能認出它的愛人來嗎？」

「平常小說裏有一句老生常調常常使我一見就生厭——在他着急的時候，好像鐘停止不走了。」我總覺得這話說得太過火了。可是從那一晚起我再沒有指摘過這句話，因為實實在在我不止一次的以為鐘打止了。後來，更叫人着急的是，我的妻，她平常不大到我屋子裏來的，開了我的門進來了。她瞧見我閑着，就同我談起話來。天哪！現在時

間是到了，我的妻卻在那裏，而且好像不預備再走的樣子！

「鐘的針在前進着——而且現在愈走愈快了。要是鈴子響了，她還在這裏，我怎樣辦？要是說「有人在這裏」，那位女士固然明白了，可是妻聽了不免要起疑心。要是說我「忙得很」，固然不致使妻生心了，可是又少不了使那位女士覺得受了侮辱。要是不去理會它，那麼妻便自己去接了！我告訴我渾身出汗了。」

「幸而謝天謝地，我們的廚子來解了我的圍。輕輕的一聲剝啄，廚子進來了，那的眼紅腫着，她的頭包裹在怪怪奇奇的布片子裏。她牙痛得要命——太太不能給她一點兒白蘭地酒？一個廚子的病痛總比別種僕人的病痛容易引起人類的牽掛。我的妻的同情是很熾熱——我有救了！」

「門剛關上，丁零零的記號便來了。」

「「晚安」那聲音說。「你倒真在這裏等着會我。」

「「你爲了你的約會就在自己的家，應當感激我不盡呢——聽一聽外面的雨聲！」

招認了罷，雨剛下來的時候你有沒有慶賀你自己！你是不是在想：「幸而我不用打溼衣服就可以顯出我的慇懃來了。」實在我是體恤人得利害——你不用打溼身子你不用費時間到我那兒去，你還用不着有換一身衣服的麻煩。」

「聽你說得怪舒服的，」我承認，「可是同時卻有一個極大的缺點——我看不見你。」

「那也許更是我的體恤了！我也許不大願意打破你的幻想。說不准我的年紀不小了——更說不准我的樣子很平常我也許還是一個女小說家，手指上塗滿了洗不乾淨的墨水。不錯，先生，從昨晚起我又在重念你的一本書了。」

「喔，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我很高興，因為我在你心裏不僅僅是個電話號碼了。我可以不可以問我們曾經會見過沒有？」

「在昨晚以前，我們從沒談過話，可是我常常見到你。」

「你，無論怎樣，沒有什麼幻想可以打破了。這可放了我的心了。我以前說話，總想

說得像一個浪漫態度的人；現在你既然知道我是生得怎麼的一個模樣，我可以說我這模樣的話了。」

「你的下文我着實有些怕聽，」她說。「你預備說什麼嚇人聽聞的話請說得和婉些吧。」

「和婉些說來，你昨晚接錯了號碼，很使我高興。同時，我覺到一種拘束，一個困難。我不能對你自由的說話，不能對你說正經的話——因為我們現在的地位不相同，我是一個已經露了面的人，你却還帶着一個假面在面上。」

「這話是對的——我懂得，」她說。「就是我賭咒給你聽，說我不會把你的話說給別人的，你還不見得肯相信我吧？」

「馬丹——」

「喔，自然是這樣的了！我很明白我在你眼裏是什麼樣的人，」她叫道；「一個喜歡玩弄男子的女子又找到了一種新消遣——而且是一個極俗氣的女子，要借了神祕——」

的樣子來打動你的興趣。信我的話，先生，我是不能卸下假面來。你一定要當我是一個輕浮女子呢，儘管當吧——我沒有叫冤的權利——可是這一點得請你相信！我不說出我的名字來，只因爲我不可以說。」

「馬丹，」我回答，「非但我不想強迫你說什麼體己話，我可以担保永遠不再問你是誰，也不另外想法去找出來。」

「你還是自由的，無拘束的，坦白的同我說話，不是嗎？」

「呀，聽你這全不顧前後理論的話，就可以知道你年紀也不會老，樣子也不會醜了。只有青年漂亮的女子才說得出這樣的話來。」我反抗道。「你立志不讓我認識你，我完全聽你的命令了，可是，反過來一個男子却只同他的朋友們才講知心的話。」

「她很久沒有說話；我再聽見那聲音的時候，是有些在打顫。」

「再見，先生。」

「再見，馬丹，」我說。

「她剛去我就後悔得什麼似的，我幾乎什麼代價都願意出，只要能得她回來。我坐在那裏很久很久的禱告，願她再通起話來。我望着那電話好像那就是她的窗，她家屋子的門——可以讓我見到她的媒介。以後的幾天，我一分鐘都不願意離開我的屋子——我連飯都在那屋子裏吃。我那日夜不休的工作的樣子，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實在呢我一行也沒有寫。」大約你又寫開了一篇新的浪漫故事了吧？」我的妻說。在我的心靈中，我恐怕這件浪漫故事已經完畢了！」

拿龍嘆了口氣；他的一雙手抱了他的頭。我坐在那裏，只能看見他的黑髮，他的瘦削，不安靜的手指。幾秒鐘過去了；我在想不起在他夫人未回來以前，有沒有時候聽完這段故事。

「在我的心靈中，我恐怕這件事是已經完畢了，」他又重複說了一遍。

「奇怪得利害，我居然對一個從沒見過的女子發生戀愛了。每次鈴子一響，我的心好像是把我的氣都塞住了從前，自從裝了電話，我常常生氣的是，只聽見一次一次的付

租金，總不聽見電話響；可是現在，湊巧得叫人着急，就是只見過我一面的人都爲了豆大的小事同我打起電話來。把我的心一天給攪亂二十回。

「末了，一天晚上——那時希望幾乎已經斷絕了——她又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喔，她的聲音是多卑遜！我的朋友，我們愛一個女子的時候，聽見她低聲下氣的樣子，是怎樣的可憐。我渴望握她的手，抱她在懷裏。我竭力的壓下自己去，讓她好恢復她的自尊心。她聽我說我是怎樣的想她，我是怎樣的因爲她傷心；我承認她是在我心坎中佔一親愛的位置的。」

「從此一個伴侶的交誼——這話你聽了雖然覺得奇怪——開了頭，那是我一生最甜蜜的了。我們天天一同談話。這個女人，她的住所，她的面貌，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成了我的希望和懷喪的心腹人。要是我一天寫得很不錯，我的思想是，「今晚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了；」要是我寫不出東西來——「不要緊，一會兒她就來鼓勵我了！」我的下一本小說，沒有一頁我沒念給她聽過；沒有一個疑問我沒同她商量，得她的同情。」



「你寫得怎樣了？」

「喔，我今晚苦極了，親愛的！」

「可憐的人！把你的苦處全告訴給我聽。我本想早些來找你，只是我走不開。」

「就是那樣！我們說話時好像她真就在我的傍邊似的。我的生命是不榮獨了——我家庭的冷淡也不再傷我的心了。我一向渴求的興趣，戀愛，靈感現在都由一個不露面的女子給予我了。」

拿龍又停了一會。趁這機會我站起身來點一枝烟，忽然——我永遠忘不了的——我看見了書房那面他的太太的俯伏着的身子！我只見着一瞥，可是這一瞥就把我的心都給打止了——她伏在桌上，她的手掩着她的額。

我想警告他，我只好給他做手勢——可是他看不見我。我覺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要是我進一步的喚起他的注意，那麼她少不了要知道我看見她的屈辱，不免在她的痛苦之上更加了一重痛苦。只要他望我一下就好了！

「聽着，」他很快的說。「我很快樂，我年紀也變輕了——有一天晚上她同我說，「這是末一次了。」

「只不過六個字！有好一會兒我沒有回答的力氣，回答的生命。」

「說話呀！」她叫道。「你嚇慌我了。」

「怎麼回事？」我戰戰兢兢的說。「我求你告訴我實話！」

「我聽見她的啜泣——一個無法可以達到的女子的啜泣。我以為我的心要碎了。」

「我什麼都不能告訴你，」她止了哭說。「只是這是末一次說話了。」

「可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呢？是不是你要離開法國？」

「我不能告訴你，」她又說一遍。「我已經對自己賭過咒了。」

「喔，我說了不知多少激烈的瘋話！我是着急極了。我那時竭力的想迫她說出她的名字來——我求她告訴她藏匿的地方來。我們中間隔了許多路真使我發狂。要從一個我抱不到，看不見的女子的口中掏出真名實址來是多難。這一番舌戰真是痛苦極了，真

像一個半夜的夢魘。

「親愛的，」她說，「有些東西是人力及不到的。他們不但是難做。不做爲妙，或是發瘋的人才做——它們簡直是不可能。你向我求的是不可能的東西。你以後不再聽見我了，我們也不見得會碰到——就是一天碰到了，你也不會知道那個人就是。可是我愛你。我希望我能安慰自己說你相信我這話，因爲我愛你很深摯。現在同我說一聲「上帝保佑」吧。我的手臂是繞在你的頸上，親愛的心肝——我是在吻你的嘴唇。」

「那樣就完了。我不再聽見她了。一會兒以前，我的官覺裏感到她的存在；現在我立在一間空屋子裏，受那白裝在那裏的電話機的嘲弄。我的朋友，要是你曾經想見一個你不知道她的住址的女子——曾經精疲力盡的在一個地方走來走去的想找到他——你可以想見我的感覺是怎樣的；可是得記着，比較起來，你的工作是容易得多——我是連那女子的地區和面貌都不知道。來是電話送來的——去也是電話取去的。贖下來給我的只是案上的那電話機。」

拿龍畢竟在躺椅上翻過身來了——轉身過來，他少不了看見他的太太，我是簡直駭得動彈不得了。

「案上的電話機，」他又說了一遍，又好像卸了重責似的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完了，我的愛人。」

「好！拿龍太太欣然的說。她快步的走進來，手裏拿着好些頁的速記記錄稿。「可是，老神仙，保羅和露莎夢的故事是白送掉了——寫兩個故事賣一個的錢，未免太浪費了吧！」

「寶貝，你知道我好幾月前就想了這故事，可是總沒法把它拉長成一篇小說。」

「不錯。我們就量氣大些吧——我們就放它在裏面吧。」她這時看到了我臉上的驚怪。「我們的朋友有什麼不舒服吧？」

拿龍撲哧的一笑。「我怕我們的朋友沒有知道我是在說一篇東西給你記錄下來吧。說起來，剛才有人打電話來真是邀幸——那才起了我頭誰來的電話！」

「民聲報來的，」她笑道，「問你能不能及時趕完你的小說！」

是的，他們真是一對好伴侶！——你們一定會聽見說的，可是我每次聽人說的時候，我想起那晚他同我說的話——我記起了他怎樣的哄了我。

註(一)「馬丹」是「太太」，「馬丹莫賽」是「小姐」。可是我們不能用太太小姐來譯，因為太太小姐普通用在人名的後面，只有自己家裏人才可以單獨用，而「馬丹」等既可以聯着名字用，又可以單獨用。清言說讀者正想探濟女子的口氣，看她已經結婚過沒有。

(二)「禮貌」倒不短」是 You carry courtesy far 一句的來源的翻譯。原意是雙關的。西人女子從前不愛抽煙，所以有禮貌的男子在女子面前想抽煙時，得問一句「准不准抽煙。」在電話裏說話，當然沒有問的需要，這裏的問話，所以帶了滑稽的意味。答語的 You carry courtesy far 是一句成語，意思是說他的禮貌極多，可是因為英語中說禮貌「長」不說「多」，所以應用在此處，又是說他把禮貌很長的從電話上送到遠處去了。他緊急的接着問，「多長呢，」就是「多遠呢，」又是想探聽她住在那裏的一個圈套。中國話沒有禮貌「長」却有禮貌「短」，所以勉強的翻了

這幾句話。在翻譯的時候，遇見這種敏捷的，俏皮的，針鋒相對的對語，是只有徒呼奈何的事。

